廣寒殿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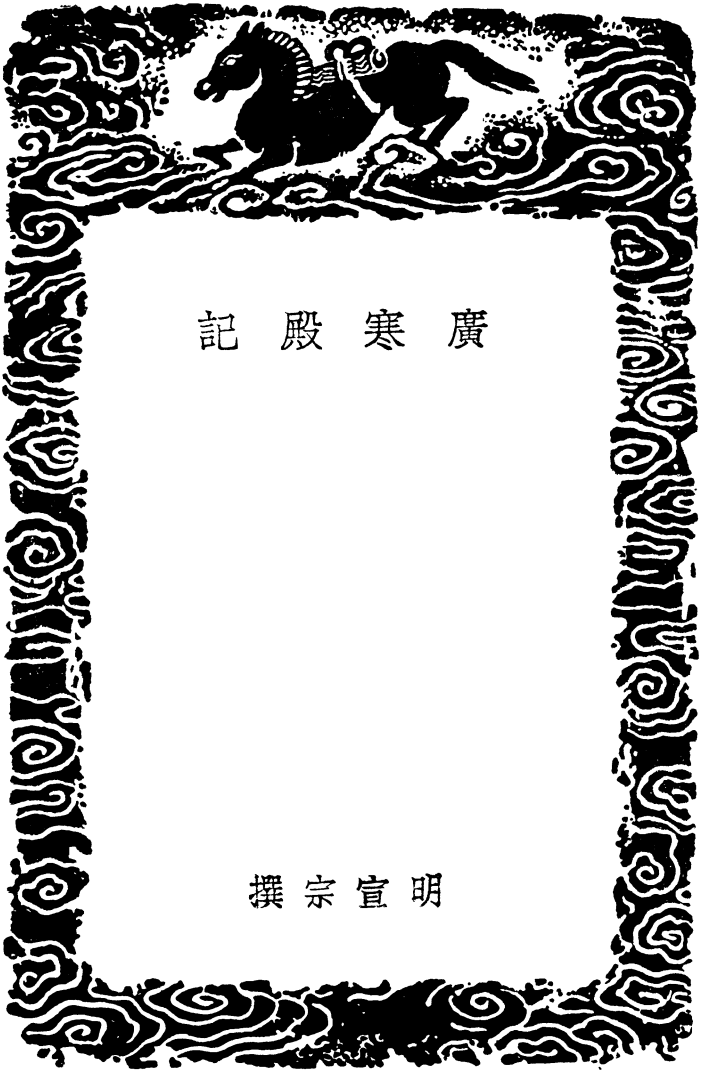
魏莊渠先生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廣寒殿記

明宣宗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廣寒殿記

紀錄彙編卷之七

御製廣寒殿記

宣德

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迴數里而崇倍之皆奇石積疊以成巍巍乎矗矗乎巉峭峻削盤迴起伏或陡絶如壑或欹巖如屋左右二道宛轉而上步躡屢息乃造其巔而飛樓複閣廣亭危榭東西拱向頫仰輝映不可殫紀最高者爲廣寒殿崇棟飛檐金鋪玉砌重丹疊翠五彩煥焉軼雲霞納日月高明閶爽而北枕居庸東挹滄海西挾太行嵩岱並立乎前

大河橫帶于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際寰中之勝槩天下之偉觀莫加於此矣永樂中朕嘗侍　皇祖太宗文皇帝萬機之暇燕遊於此從容之頃　天顏悅懌指顧山川而諭朕曰此古軒轅所都而後來趙宋之疆境也宋弗良于行金取而都之金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存殷鑒加弗良焉　天鑒我　太祖高皇帝聖德命之弔伐用誕安天下天下既定　高皇帝念前故都也簡於諸子以命我奠茲一方我惟夙夜敬勵不敢怠寧以仰副　高皇帝付託之重暨建文嗣位信用姦回戕剸宗室舉四方全盛之師

以加我于時茲城孤立殆一髮引千鈞矣賴　天地
宗廟之祐獲以城之孱弱羸老安其危而存其覆
又因以清發慫奠　社稷而至于今日夫山川猶昔
也昔之人以否德而失之　高皇帝以大德而得之
我承藉　高皇帝克艱難而保存之奈何其可忘慎
德又顧茲山而諭朕曰此宋之艮嶽也宋之不振以
是金不戒而徙於茲元又不戒而加侈焉睹其處思
其人夏書所爲儆峻宇彫牆者也肆吾始來就國汰
其侈存其檢而時游焉則未嘗不有儆于中昔唐九
成宮太宗亦因隋之舊去其泰侈而不改作時資燕

將以存監省汝將來有國家天下之任政務餘閒或一登此則近而思吾之言遠而不忘聖賢之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朕拜稽受命無時或忘書不云乎皇祖有訓詩不云乎儀刑文王肆嗣位以來凡事　天愛民一體　皇祖之心敬而行之洞洞屬屬罔間夙夜比登茲山顧視殿宇歲久而陁遂命工修葺永念　皇祖儼如在上敬以所授大訓筆而勒諸樂石既以自省亦以貽示我子孫於億萬年

宣德八年四月丁亥記

紀錄彙編卷七終

魏莊渠先生集

撰校 魏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明史本傳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其先、本李姓。居蘇州葑門之莊渠。因自號莊渠。弘治十八年。成進士。歷南京刑部郎中。守備太監劉璟。藉劉瑾勢、張甚。或自判狀送法司。莫敢抗者。校直行已意。無所徇。改兵部郎中。移病歸。嘉靖初。起爲廣東提學副使。丁憂服闋。補江西兵備副使。桑遷國子祭酒。太常卿。尋致仕。校私淑胡居正。主敬之學。而貫通諸儒之說。擇執尤精。嘗與余祐論性。略曰。天地陰陽五行之本體也。故理無不具。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然而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又曰。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其一。性與習對。言但取生字爲義。非性之所以得名。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習、曰習耳。先儒因性相近一語。遂謂性兼氣質而言。不知人性上下不可添一物。纔著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論性、惡。楊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之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論性之所以得名。則前後說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反爲一偏之論矣。孟子見之分明。故言之直捷。但未言性爲何物。故荀、楊、韓、諸儒。得以其說亂之。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卽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卒謚恭簡。唐順之、王應電、王敬臣、皆其弟子也。

原序

古人學問。只是理會此身。踐形惟肖。擔負許多道理。迨其後德業有成。而拄天踏地。障川迴瀾。千載之統緒歸之。卽當時後世之學者。莫不賴之也。明二百七十餘年。眞儒輩出。若崑山莊渠魏先生。尤稱醇乎其醇者。先生幼穎敏。讀書數行俱下。然絕不有其聰明。蓋樸訥簡重。言動以禮。又其性成也。釋褐後。歷任郎署。不逾時。卽移疾家居。講明正學。先生眞見得許多道理。與世之一切閒物事。都無交涉。而直以此身擔負之。意念固已深遠矣。未幾、詔起田間。兩膺學使。其在百粵也。毀淫詞。闢異端。興學校。育人材。規條井井。及在中州時。亦復如之。嗣進秩棘寺。遷轉司成。兼經筵講官。俄復改太常。守禮秉義。毫不與俗浮沈。然而所至多窒。慨然動賦歸之思焉。蓋先生以倡明斯道爲己任。不得行其志於天下。則當廣其教於吾徒。故一時學士大夫。質疑問難。慕道而來者。先生皆接引不倦。警覺而提撕之。且復力砥頹波。距邪崇正。於象山則辨其學未近道。於慈湖則責其逆天侮聖。拔本塞源。凡衞之之嚴。無非信之之篤。而語其得力。要在理會此身。毅然以聖人爲必可爲。而且與天下之學者。共爲之者也。先生不云乎。人眞有希聖、希賢之志。則其日用所學。決須下希聖、希賢工夫。若乃交無益之友。觀無益之書。談無益之言。作無益之事。不惟不暇爲。亦且不屑爲。至哉言乎。後之學者。愼其無益。以務求其有益。夫乃於學問之途。一身之內。善理會者也。抑先生又謂。經師易遇。人師難遭。今讀先生之文者。尙其奮然興起。亟思所以師先生也夫。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秋、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魏莊渠先生集目錄

卷之上

書

寄李立卿
與方時鳴
與黃子和
復余子積論性
答歐陽崇一
與呂仲木
與潘希召
與周充之
與盧木伯
答林令
與胡永清

與范袁州
與顧禹錫
與李子庸
答王直夫
答利賓
答林相
答顧禹錫
與王純甫
答計欽采
答霍渭先
答王長沙
答呂仲木
答士宗尹
答應元忠
答崔子鍾

復邵思抑
又復邵思抑
與桂子實
與開靜巾
與吳德翼
與崔子鍾別紙
與梁仲用
與呂仲木
答王天宇
與唐應德
答何子時
與周士淹
與邸壻若曾
寄從子希哲

卷之下

書

復徐子謙
與胡希曾
答呂仲木
復徐曰仁
與徐朝儀
答王子正
答呂德
答章懋實
答曾太平
寄參姪
答俞獻可
與利僉事
與顧禹錫
與陳子醇

與郭水部
與余侗
答蘇駕部
與唐音
與羅達夫
與查原博
與胡永清
與邵思抑
與李立卿
答夏惇夫
答沈景明
與王應電
又與王應電
寄林相
與鄭堵若曾

與參姪

序

朱氏遺書序
禮記纂言序
莊渠魏氏統宗譜
贈胡重器僉憲福建序
送趙終吉糾守曲靖軍民府序
送吳得中僉憲浙江序
敍錄

莊渠李氏族屬譜序
高墟王氏族譜序
題吳越錢氏族譜序

說

心說
性說

理氣說
觀海說
贈寬宇德裕說
鄭堉若甘字說

魏莊渠先生集卷之上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閩中　柳　棒　校
陳　鎬　藩

書

寄李立卿

承示。別後於篤實上用功。深覺有得力處。此卽大學之所謂毋自欺也。以高明之才。而又自治深細如此。雖造於聖賢。不難矣。聞之。曷勝欣仰之至。又謂。沈潛終做不得。此則未敢聞命。豈謙光之談邪。夫沈潛在我。不沈潛。亦在我。或是尊兄薄沈潛而不爲。豈有欲爲而不能之理。竊意高明才識既優。氣勢又盛。事來。揮霍得下。應付得行。不知不覺。多於好處蹉了。往往心有未密。察理有未精。使在他人。便敢撐駕說去。更不可告以善言。今高明自知闕卻沈潛功夫。此正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處也。今乃逡巡。欲爲不爲。甘伏批退相似。無乃自畫矣乎。須知纔曉得不能沈潛。便是能沈潛本領。只在吾心一轉移間耳。尊兄試於日用間體驗。便自可見。

與方時鳴

近蒙令兄示以邸報。乃知執事誤以平日知愛。濫列賤姓名於薦章。讀之。顏忸怩而心惶懼。幾無地以自

容。昔龐士元爲郡功曹。以奬勸人才爲己任。稱之輒過其能。或問其故。曰。當今人才衰少。宜奬勸以成就之。執事此舉。蓋卽龐士元之盛心。但所稱許太過。而又公薦之朝。則恐傷執事知人之明。而累執事薦賢之公也。王文正公在政府。凡後進有人望者。皆先試之以職。使天下皆知其賢。然後用之。蓋欲保全人才也。執事此舉。誤蒙知愛。則有之。恐非所以保全之道也。昔在有宋。大儒如程、朱。其學問皆從踐履實地上說出。當時猶加以邪黨之名。嚴以僞學之禁。況如校之實行、不及古人萬分一。而執事目之爲正人。名之以古學。使他人見之。有不切齒而怒。掩口而笑者邪。是將起黨禍也。是自張的、而使人得彎弓以射之也。雖然。此非執事之過。乃校之罪耳。執事惟知薦賢以報國。特不知校之不肖。而誤以充薦章。校誠不肖。不能自強於善。有負執事之薦。是則重可罪耳。事既往矣。可以無言。而校之私分。又有不當言者。但以平日誤辱知愛。故敢布其腹心。士大夫好惡不同。毀譽亦異。毀校者、必有溢惡之言。願執事勿與之辨。以息其爭。譽校者、必有溢美之言。願執事勿與之和。以益其過。庶可以末減校聲聞過情之罪。而保全之於方來也。此外。更願執事守口如瓶。相時而後發。以咸其輔頰舌爲戒。以艮其輔言有序爲法。則將言滿天下。無口過矣。狂瞽之言。干瀆尊聽。高明其自擇焉。

與黃子和

病臥窮鄉。久不獲聞故人動定。朝夕縣仰不忘。緬惟尊兄。平日抱負。且夙有令望。出典大郡。謂當書最於屏。以次徵召。而迺忽有轉運之擢。殆非所宜。靜言思之。迺知廟堂自有深意。日尊兄之守湖州。小民陰受

實惠而士大夫嘖嘖頗有煩言廟堂愛惜人材雅知尊兄之操人所易汙染處決不能汙染尊兄故副之以錢穀則貞白之操久而益彰異議將自息矣譬如一件貞白之物寘之白處猶混而難知惟寘之黑處則皎而易知矣尊兄素有定力固不以人言爲重輕然亦當體廟堂美意仕優之暇更願以義理涵養此心將聖賢之言浸灌培壅開發聰明恐不宜先求之於史册承諭閒中讀西銘甚適必深有自得處所恨相去之遥無由請教耳妄想孔門之學以求仁之方伊川有言仁字惟公近之又曰公而以人體之則仁矣明道亦謂將身來放萬物中大小大快活西銘正是發明此意若會得此意則坦然至公所見必不至執著所行必不至乖忤恢恢乎有餘地矣執著乖忤皆只是私意未除故多窒礙非大公之道也亮之

復余子積論性書

校、蠢人也荷蒙尊兄不棄常耳提而面命之因得以私淑敬齋之學恩甚厚也尊兄資稟精力皆大過人學有淵源深思而善悟其所自得居多議論剖析能開發人聰明一時交游如永清、立卿皆受尊兄之益而校之受益尤多亦各自愧無可爲尊兄益者別後賴天之靈似覺窺見聖學端緒若有階梯可升亦未知其是與非與亟欲就正左右或可上稗高明龍江之會適以病體不能盡所欲言遽蒙尊兄疑以禪學自後更欲通書不虞慶門凶禍尊兄方在憂患中專意哀慕非復講學之時以故曩奉慰書不敢輒有煩瀆周世亨人回蒙惠手教并錄示王純甫書導之使言蓋尊兄汲汲於講學故不遑暫廢也因之進人爲效甚速可以強人之志熟人之仁人子受恩於親昊天罔極當其生存猶有可致力處今尊兄雖欲報之

亦無可以爲報矣。惟有痛自悔悟。痛自懲艾。就己身上實用工夫。期造聖賢之域。以顯揚其親。此則差可報德耳。禮曰。父母既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此尊兄之所以汲汲於講學也。竊觀尊兄前後論性。不啻數十萬言。然其大意。不過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固不可指氣爲性。亦不可專指理爲性。氣雖分散萬殊。理常渾全。同是一箇。人物之性不同。正由理氣合和爲一。做成許多般來。在人在物。固有偏全。而人性亦自有善有惡。若理則在物亦本無偏。在人又豈有惡邪。中間出入古今。離合經傳。自成一家。以補先儒之所未備。足以見尊兄之苦心矣。苟非聰明才辨。豈易能此。然於愚意。竊有未安。曩嘗妄謂。尊兄論性雖非。其論理氣卻是。近思覺得尊兄論性之誤。正坐理氣處見猶未眞耳。理在天地間。本非別有一物。只就氣中該得如此。便是理。人物之性。又從何來。卽天地所賦之理。亦非別有一物。各就他分上合當恁地。便是。試於日用間常自體驗。合當恁地。便是性。不當恁地。便是氣。稟汨他。物欲汙他。自然看得潔潔淨淨。不費說辭矣。尊兄謂理常渾淪。氣纔有許多分別出來。若如愚見。則理、氣、元不相離。理、渾淪只是一箇。氣、亦渾淪本只一箇。氣分出許多。則理亦分出許多。混沌之時。理氣同是一箇。及至開闢。一氣大分之。則爲陰陽。小分之。則爲五行。理隨氣具。各各不同。是故在陽則爲健。在陰則爲順。以至爲四德。爲五常。亦復如是。二五錯綜。又分而爲萬物。則此理有萬其殊矣。理雖分別有許多。究竟言之。只是一箇該得如是。蓋旣是該得如此。則在這裏、便該得如此。在那裏、又該得如彼。總是一箇該得如此。做出千萬箇該得如此底出來。所當然字說不盡。故更著所以然也。理者、氣之主。今曰。理隨氣具。各各不同。氣顧爲理之主邪。曰。此理

所以爲氣之主也。變化無方。大與爲大。小與爲小。常活潑潑。故曰理一而分殊。嘗自其分殊者而觀之。健不可以爲順。順亦不可以爲健。四德五常。以至萬物之理。各不能相通。此理疑若滯於方所矣。不知各在他分上。都是該得如此。大固無餘。小亦無欠。故能隨在具足。隨處充滿。更無空闕之處。若合而不可分同而不復異。則是渾淪一死局。必也常混沌而後可耳。天地者陰陽五行之全體也。故許多道理。靜則沖漠渾淪。體悉完具。動則流行發見。用各不同。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何故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蓋天地之氣。其查滓爲物。偏而不備。塞而不通。健順五常之德。不復能全。但隨形氣所及。而自爲一理。飛者於空。潛者泳川。蠢動自蠕。草木何知。亦各自爲榮悴。不相假借陵奪而能。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騶虞之仁。神羊之義。乃其塞處有這一路子開。故只具得這些子。即此一些子。亦便是理。鳥之有鳳。獸之有麟。鱗之有龍。介之有龜。皆天地開氣所出。畢竟是查滓中精英。故終與人不相似也。人稟二五精英之氣。故能具得許多道理。與天地同。然惟聖人陰陽合德。純粹至善。其性無不全。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自大賢以下。精英中不能無查滓。這箇性便被他蔽隔了。各隨其所得查滓之多寡。以爲等差。而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畢竟性無不同。但精英中帶了些查滓。故學以變化其氣質。則查滓渾化。可以復性之本體矣。夷狄之類。雖與人同。地形既偏。受氣亦雜。去禽獸不遠。聖人用夏變之。亦可進爲中國。終不能純也。烏不可以爲鳳。獸不可以爲麟。其異類也。麟或有可爲龍者。其形雖異。而氣有相通耳。人與聖人。本同一類。形既本同。其心豈容獨異。其心同。則其性亦同。豈有不可至之理。故學而不至於聖人。皆自暴自棄者也。理同是一箇該得

如此。何故精英便具得許多。查滓便具不得許多。蓋理無爲。雖該得如此、而不能如此。其敷施發用。都是氣。氣雖能如此、而又未必盡如此。蓋氣滯於有而其運又不齊。不能無精英查滓。精英則虛而靈。故妙得這箇理。查滓則塞而蠢。故不能妙這箇理。然理無不在。故查滓上亦各自有箇理。人身小天地。但觀吾身。便可見萬物。人身渾是一團氣。那查滓結爲軀殼。在上爲耳目。在下爲手足之類。其精英之氣又結爲五臟於中。肝屬木。肺屬金。脾屬土。腎屬水。各得氣之一偏。亦與軀殼無異。故皆不能妙是理。心本屬火。至虛而靈。二五之秀所萃。乃精英中之最精英者。故健、順、五常之德咸備。而百行、萬善皆由是而出焉。就軀殼上論。亦各有箇道理。若五臟之相生相克。手容之恭。足容之重。耳之聰。目之明。有箇能如此的氣。便有箇該得如此的做出來。夫子所謂一以貫之也。古語云。人者、天地之心。又曰。人、官天地。命萬物。皆謂此耳。尊兄謂理在萬物。各各渾全。就他分上該得處皆近於一偏。而不得謂之理。則是此理淪於空虛。其於老氏所謂無有入無間。釋氏所謂譬如月影散落萬川。定相不分。處處皆圓者。何以異哉。自堯舜以來。都不曾說別箇道理。先說箇中所謂中。只是一箇恰好也。在這事上。必須如此。纔得恰好。在那事上。又須如彼。纔得恰好。許多恰好處。都只在是心上一箇恰好底理做出來。故中、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所謂恰好。卽該得如此之異名。豈可認此理爲空虛一物也。古聖賢論性。正是直指當人氣質內各具此理而言。故伊川曰。性、卽理也。告子而下荀、楊、韓諸人。皆錯認氣質爲性。翻騰出許多議論來。轉加鶻突。今尊兄又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則恐昧於形而上下之別。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皆在氣上直指此

理而言。正以理、氣雖不相離。然亦不曾相雜。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氣。若性合理氣而成。則是形而上下者。可以相雜。理在天地開元不曾與氣雜。何獨在人上便與氣相雜。更願尊兄於此加察。然此亦非出於尊兄。先儒謂。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分作兩截說了。故尊兄謂既是天地之性。只當以理言。不可遽謂之性。氣質之理。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可見理與氣質。合而成性也。竊嘗考諸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天道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爲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爲義。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耳。性從生。故借生字爲義。程子所謂生之爲性。止訓所稟受者也。此與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爲所梗。費了多少分疏。尊兄但取字書觀之。便自見得。今不能詳也。六經言性。始於成湯伊尹。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此正直指此理而言。夫子易大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思述之於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實出於此。其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又發明出四端。又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可謂擴前聖所未發。忒煞分明矣。伊尹習與性成。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家語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可見這性字。但取天生之義。中庸論天命之謂性。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與前性字不同。雖不與習對說。然皆以天道、人道、對言。可

見二性字元自不同也。先儒只因性相近也一句。費了多少言語分疏。謂此性字是兼理與氣質來說。不知人性上不可添一物。纔帶著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論性惡。楊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諸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是論性之所以得名處。則前數說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卻反爲一偏之論矣。孟子道性善。只爲見得分明。故說得來直截。但不曾說破性是何物。故荀、楊、韓、諸儒又有許多議論。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卽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孟子道性善。是擴前聖所未發。明道何以又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孟子只說人性之善。卻不曾說人有不善。是被氣稟蔽了他。其論下手處。亦只是說存心養性。擴充其四端。不曾說變化氣質。與克治底功夫。故明道謂論性必須說破氣質。蓋與孟子之言相發明也。但明道又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則未免失之大快矣。噫。人性本善。何得有惡。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此須著些精彩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在吾人性之本體。亦復如是。性上添不得一物。只爲他是純粹至善底。聖人氣稟淳厚清明。略無些查滓。但渾是一團理。莊生所謂人貌而天曾子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自大賢以下。纔被些氣稟與物慾夾雜。便生出惡來。惡乃氣稟物慾所爲。自與吾性無與。故雖蔽固之深。依然有時發見。但不能當下識取。又被氣稟物慾汨沒了他。不能使之光明不蔽耳。人性惟善是眞實。一切諸惡。盡成虛妄。非吾性之固有。若當惡念起時。與他照勘。窮來窮去。便都成空矣。夫學而見性不明。則無必爲聖賢之志。故尊兄汲汲於論性。然觀尊兄所論。反能

沮人進修。常記曩在南郡。交游中二三同志。咸樂聞尊兄之風。而嚮往焉。至出性書觀之。便掩卷太息。反度尊兄自主張太過。必不肯回。純甫面會尊兄。情不容已。故復具書論辨。其說理氣處。固不能無差。但尊兄斥之以爲悖謬。則太過矣。至其所疑尊兄以言語妨進修。以文義占道理。失本末先後之序。所引橫渠云云者。則皆明白痛快。尊兄謂宜賓之坐隅。卻乃忽而不省。豈言逆於心。故尊兄未必肯求諸道邪。因記昔年張秀卿曾有書。辨尊兄其言失之儱侗。而尊兄來書極肆攻詆。如與人斷罵一般。似此氣象。恐與眼面前道理先自蹉過。不知所講是箇甚底。將來大用。豈能盡用天下之言。切願尊兄虛心平氣。以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顏子之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爲法校辱知愛。敢獻其一得之愚。而尊兄擇焉。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有所依而立。水必有原。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國必有君。家必有主。然後萬事可得而正。天生吾人。合下付這道理。散見於日用事物。而總具於吾心。必先常常提省此心。就逐事上一一窮究其理。而力行之。根本既立。則中間節目雖多。皆可次第而舉。若不於心地上用功。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正恐茫無下手處。此心不存。一身已無箇主宰。更探討甚道理。縱使探討得來。亦自無處可安頓。故有童而習之。皓首而無成者。古人知、行、只是一事。方其求知之始。正欲以爲力行之資。及其既知。則遂行之而不敢緩。今人於行。且放寬一步。只管去求知。既知得來。又未必著實去踐履。故有能說無限道理。而氣質依然只是舊人者。聖賢之書。都只是說吾心所固有底。只因迷而不知。故聖賢爲之指示。譬如有人不識日月。得明者以手指之。只看日月。便是了然。今不去看日月。卻只管來指上看。

看來看去有甚了期豈惟不識日月連指亦不識矣讀聖賢之書正宜反求諸身自家體貼得這道理去做若只管鑽研紙上此心全體都奔在書册上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今因學問至於放其心而不知求豈不重可哀哉已上所言皆近世俗學之通弊尊兄親受業於敬齋之門必不至於有差但有所疑不敢不自竭耳狂瞽之見率爾妄言不能保無紕繆尊兄不棄而終教之不有益於高明則必有益於淺陋矣近答友人論學書并錄求教八月間會靜中云見梁大用說尊兄在吏部考察稠人中議論頗豪放茲事不識有無使誠有之恐與訒齋初意相背更願尊兄愼之曩蒙尊兄面諭欲纂輯文公論治道處自爲一書當時不及致思失於力阻其事至今猶悔之文公嘗病范淳夫一生於大忙中將聖賢言語鈔節一番便了南軒編洙泗言仁錄文公又病其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資入耳出口之患今尊兄欲編此書卻是首先犯了文公之戒況體用落在一偏未足垂訓且尊兄編此書將以爲己乎將以爲人乎若欲爲己則當將聖賢言語涵泳浸灌此心不必如此鈔節若欲爲人亦須吾學既成然後纂輯庶幾去取不繆可以傳諸後人昔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學者能知聖人所不暇者何事則決不至如此閒用功夫矣尊兄幸毋忽此言永清繫詔獄典守者亦知其忠公論甚明臺諫連章營救而廟堂又爲維持其間可無他患也舊觀尊兄改本性書所論天人之際正與鄙見相同但覺意思略別其書後爲楊方震借而亡之無從檢閱以求證明敢再陳愚見以求正其是非天者理而已矣其命於人本善而無惡人心起一善念於理合則順乎天那好底氣使只管與他輳泊所謂吉人行與吉會也起一

念惡與理不合、則逆乎天。那不好底氣便只管與他輳泊。所謂凶人行與凶會也。人之情、順著他便喜。逆著他便怒。天道福善禍不善。蓋亦如此。吾心之靈。他人有善、有不善。皆能知之。天道之靈。偪塞處都是鬼神。昭布森列。思慮未起。鬼神未知。方寸起思慮。鬼神早知了。信乎天不可欺。故畏天之至者。當防未萌之慾。天若無靈。人心之靈。又從何處得來。天與人無時而不相接。日月照耀。便如目看我一般。風之吹噓便如口氣披拂我一般。人對賓客時。猶知嚴畏。終日上帝臨汝。卻不知戰戰兢兢。豈不是大褻慢。詩書言天言上帝。直是懍然。只爲古聖賢見得此理分明。眞實是如此。不是把箇大底來嚇人君也。說箇天人相接。猶自寬了。究竟言之。天是萬物之統體。一氣渾淪。充塞流行。體更無二。人雖形骸間隔。氣實相流通。譬如魚在水中。都是水裏底物。纔動便撞著水。更何必問知與不知。程子謂、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又曰。言合天人。已是剩一合字。正謂此也。或問善惡固已類應矣。其有爲善而未必得福。爲惡而未必得禍。甚則有禍福與善惡相反者。其說無乃有窮乎。曰。是難以一說盡。人之禍福所稟定於有生之初。合下稟得福厚的。因爲惡減了些分數。亦未可知。稟得福薄的。因爲善增了些分數。亦未可知。又有善惡之力淺、勝他原來氣數不過者。正如人元氣弱的。因保守。卻延得年。元氣強的。因斲喪。卻促了壽。又有保守、斲喪。得不多而未見效者。此卻甚易知也。又、天之氣化。自有盛衰。氣化盛時。善惡感應各得其常。氣化衰時。這箇理便有不相輳合處。故小人有僥倖獲福而免禍者。此特一時之變。久之必復其常矣。古語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諺云。天有記性。無急性。其言皆至理。小人當世亂時。只管取大富貴。壽數又長。自謂得志。豈不非笑君

子、爲善而反得禍。不知是爾元來稟得福盛。故今享用許多。不去積善報答昊天之恩。卻造了無限惡業。君子道否。有時而亨。爾福若到盡時。這箇富貴就是傾覆爾的禍本。不但一身連爾子孫都受惡報。甚至夷滅宗族。古來似此樣子甚多。後人又蹈覆轍。豈不可哀也哉。人之所稟禍福。定於有生之初。何故有生之後。又有所值禍福。此正天人交生相用處也。禍福本是氣所爲。理實爲主。而氣又是活物。故有氣數好底。因爲惡而變得不好者。氣數不好底。因爲善而變得好者。大而國家言之。所謂周過其歷。秦不及期。是也。此但言善惡感應之理耳。若夫君子爲善。惟欲順天。初非以得福而後爲。其不爲不善。惟恐逆天。初非以得禍而後不爲也。天之生人。氣聚成形。各有箇軀殼盛載此理。聚必有散。其散有遲速。則爲壽、殀。這軀殼必有養。所養有厚薄。與所處地位有崇卑。則爲富貴、貧賤。大抵天之生人。譬如朝廷除官。人之有此性。便如官之有此職。壽殀、富貴、貧賤。便如歷任久近。祿位有崇卑。厚薄。居官者。但當盡職。不負朝廷。更不必問祿位與歷任何如。一聽朝廷何如待我。君子之學。惟求盡其在我之性。不失乎天之所命而已。彼壽殀、富貴、貧賤。自是我軀殼。上一聽於天。豈可以此而動其心哉。人事得失。與氣化盛衰。常相因。天地間一箇太和元氣。久之漸漸會漓。人者、天地之心。正要爾來贊化育。連不好底氣運也要變將起來。今卻只管去壞。且道開闢以來。自古至今。不知被多少不好人壞了。人之一生。自幼至老。不知作多少不好事壞了。一日之內。自朝至暮。不知起多少不好念壞了。安得不傷天地之和。故君子不但不敢爲惡。而實不忍爲惡。以逆乎天也。西銘發明此理。甚切。張秀卿言。律有故誤。不知而逆天者。其罪爲誤。知而逆天者。其罪爲故。

更不可逃矣。愚見如此。更願尊兄有以教之。又記尊兄解太極圖上一圈、是混沌之象。不可以無極而太極當之。附錄性書之後。略與鄙見相同。但尚有所疑。未敢以爲定論。而此本已亡。今不敢再瀆。但願吏鈔精要數段寄來。幸甚、幸甚。

答歐陽崇一

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與故人別、且三歲矣。瞻仰何啻飢渴。忽聞南征。喜若從天而降也。抱病空谷。旌旆往返吳門。皆不及聞知。失此良會。曷勝悵怏。崇一夙有大志。慨然欲與斯文。今貳成均。一道德而同風俗。固其職也。亦其時也。雖使崇一自擇。何以踰此。官但未流澆漓。易長浮僞。故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所願革薄從忠。庶幾返樸還淳。以迴造化。此自學數人第一義也。人心放去、收回如反覆手。若切實用功。則心常收。日見不足處。若只管講說。則心常放。侈然若有餘矣。塞兌固靈根。聖學樞機在此。愚見如是。不識高明以爲何如。姪參卒業南雍。虛心求教。願賜陶鎔。

與呂仲木

昔兄適南。多士爭欲出入門下。飽德而歸。今師成均。海內風動。天將興起斯文也。頗聞以嚴見憚。豈士習放肆也、久卒難就規矩邪。此在君子必有弛張之宜。恩義兼盡。今之法、與古之法。將無同邪、否邪。昔者。明道未嘗廢法。然不拘拘於法也。日寄天官太宰篇。渴欲聞教。願終誨之。

與潘希召

臥病衡門。忽蒙故人來訪。聽教數日。啓沃實深。邇來一別。又三月矣。每一南望。悵焉采葛之詩。立卿來。樂道年兄之善。且言諫垣一疏。功被江右。彼民世世感德也。傳聞武毅之民。強梗不順。號稱難治。然可以誠感。而不可以力驅。可以義動。而不可以刑服。尊兄處之。當自有餘裕矣。校近讀論語。內省厥躬。不勝兢懼。春秋之時。去古未遠。又親得聖人爲之依歸。而孔門高弟。若子夏、子張之徒。尙不免用心於外。吾夫子蓋嘗數數提耳誨之。猶不自覺。故吾夫子嘗歎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又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其言喫緊痛切。一至於此。今去聖人二千餘年。風俗日益偸薄。此心終日向外馳求。讀吾夫子之言。其敢不惕然深省邪。更願故人不棄。時賜箴砭之言。庶幾常知警懼也。楓山老先生。想時得相見。每有所聞。願轉以教我。

與周充之

一冬天氣晴和。途中想安好。令嗣念家寢食能如故否。此宜徐察而寬譬之。靜中精進功夫。想更深密。不識可推餘緒以告故人否。校、惟道體浩浩無窮。吾輩既爲氣質拘住。若欲止據己見持守。固亦自好。終恐規模窄狹。枯燥孤單。豈能展拓得去。古人所以親師取友。汲汲於講學者。非故泛濫於外也。正欲廣求天下義理。而反之於身。合天下之長。以爲一己之長。集天下之善。以爲一己之善。庶幾規模闊大。氣質不得而限之。自古未聞有聖賢杜門獨坐者。今年兄之學。屢叩亦不鳴。校住往獻所疑。聽者默而不答。相與付諸忘言。問者雖已開端。亦難自竟其說。加以會合之難。如在數百里外者。每讀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未嘗不悵然也。久不聞年兄起居。奉此以待面晤。天寒。山中願自愛。

與盧木伯

別後。得雲陽所寓書。知溽暑中、在途迪吉。此天祐之也。校昔官刑曹八載。吳德翼嘗語校曰。頭上是青天。時時對越。眼前皆赤子。念念哀矜。校亦恆言春生之意。每行於秋殺之中。陽舒之恩。常溢於陰慘之外。敬爲親家誦之。

答林令

往歲。使者來、云。執事以太倉回日相見。跂余望之。竟無消息。想勞於王事而弗遑也。多病中久失裁謝。茲承使者至。下問庶孫爲其庶祖母承重。語意未明。當云生祖母。凡言爲後者。主適而言。無適、則庶長是也。王純甫嘗爲其生祖母丁憂。國朝之制。生母與適母，俱服三年。應承重者。既爲其祖父母三年。則生祖母亦當三年也。來諭有伯父二人。則令尊不得爲父後。執事亦不得爲祖後。既非承重服。祖父止於期。生祖母亦當期年。勿問可知矣。乃若孝思無窮。非禮法所可拘。然爲非禮之禮。則亦不可爲孝也。校學術荒落。姑述禮法所宜。以復明問。惟賢者裁之。

與胡永清

日會子積。自言過臨安時。常見尊丈。得聞吾兄起居。少慰惓惓之望。又云。吾兄方在顛沛患難中。而萬里還書。所以勸其父兄、與教其妻子者。毅然、無一不出於正。士大夫平時好講義理。及臨小利害。輒喪所守。

視吾兄當愧死無地也。因相與歎慕無已。然校之所望於吾兄者。殆不止是。自古豪傑之士。代不乏人。而全才完德者至少。無乃質美而未之學邪。抑學焉而非其道也。願吾兄因其所已能而益求其所未至。玩味聖賢言語。就自家身上充養起來。則聖賢可跂而及也。

與范袁州

仰令名之日久矣。天假良緣。邂逅於錫山一會。弗獲從容別後。中心如缺。昔季康惠公守南昌。校送之。謂曰。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爲相。則莫如爲守矣。何也。近君者莫如相。而近民者莫如守也。其後康惠公出將入相。實南昌基之。胡端敏公亦嘗出將入相。然畢平生得行其志處。必曰廣西、太平。執事有二公之長才。一麾守筠。雖未足轉舞奭然無南昌之繁難。太平之頑獷。德澤尤爲易施也。他日將相之業。終必賴之。萬宰新令李參校。自幼挈在官邸。教之有成。居鄉素能有守。今居官未知其設施如何。幸而處鑪錘之下。願勿以上下司視之。而以師弟子處之。凡百教誨。使踐墨而行。詩云。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儻得少有惠澤及民。皆執事成己成物之功也。

與顧禹錫

榮行。偵候失期。弗及攀送。中心缺然。莅政已久。民情事體。應副得何如。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校昔少年人官。憒於民情事體。此心惻怛。惟恐有冤人也。不憚屈己求教於前輩長者。識與年長。漸覺展拓得開。雖然。每至疑獄未嘗不寢食俱廢。而爲之反覆思維也。校愚鈍。所經歷如此。高明之資。固

不在此例。然或者亦可少裨萬分也嶺南之事。盜賊爲重。願密與程參戎謀之。使胷中常有一定經畫。而又隨時善爲之區處。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古今以此僨事者、多矣。程、金玉君子。其言決可信也。

與李子庸

緬惟吾兄孝心純篤。夙喪慈母。哀恫終身。弗弔昊天。胡今奪先公之遽。曾不慭遺。以慰孝子之思。未審自罹荼毒。氣體何似。校臥病空谷中。山川阻修。既弗獲趨弔。比於執紼之役。又弗克以時奉慰。下忱曷勝悵悵。素帛一匹。奉致几筵。少充賻儀。鑒納是荷。嗟乎。吾兄純孝。今而後無可以報二親矣。惟專勤精進。自致其身於聖賢。則可以顯親、爲聖賢之親。啓聖大中。所以流光百世也。傳曰。大孝尊親。吾兄之力。足以跂此。故爲執事誦之。昔者承論。今之講聖學者。其說似若易簡。與世俗之支離者、不同。夷考其行。顧反不逮。噫。非吾兄之力學。不能爲此言也。昔者。舜戒禹、以人心惟危。孔子告顏子、以克復。顏亦自病仰鑽瞻忽之難。而今之講學者。其說太易易然。只因不曾眞切用功。日用閒雖有窒礙處。不自知也。夫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又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只此二說。眞僞判矣。淺陋之見。高明以爲何如。

答王直夫

承諭。持敬主靜。恐流於禪。隨事磨礪。又恐無本。今且從事四勿。愚謂此三言者。若實用功。則固合一也。人之一心。貫串千事百事。若不立箇主宰。則終日營營。凡事都無統攝。不知從何處用功。又有兀坐以收放

心事至不管是自隔絕道理如何貫串得來如愚見日用間不問有事無事常存此心有箇主宰在此事來就此事上用功直截依著道理行莫要被私慾遮障纏繞如此纔能貫串得過夫子贊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又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利賓

仕宦而能廟食百世者惟守令爲然耳以實惠易及民也汝莫嫌自才短亦莫怨他民頑只要積一箇誠若眞能愛民如子民亦眞愛我如父母矣切忌不可用術民至愚而神爭以詐術應我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才高之人往往坐此而敗況才短者乎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汝但憂誠之未至不憂民之未孚也嗟乎今世吏道多汙此與盜賊何別豈盡亡羞惡之心哉良由義利大界限不明便因循墮落至此汝素能立身決爲清白吏無疑然亦不可不常勵志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卓立故也誰道百鍊鋼化作繞指柔頹塌故也承問紀兒邇來多病今小瘳矣只爲才高易肆也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旨哉言乎

答林相

故人貽我書恍如對面語甚慰甚慰今學者立脚根不定只爲義利大界限不能直截分明汝能固窮凜凜松柏之操足以風勵諸生更須直以師道爲已任先求諸我身合於聖賢者益勉之背於聖賢者亟懲艾之鞭辟近裏著已朝夕以古之學誨諸生振起俗學之卑陋使各以聖賢自期待讀聖賢之書句句就

自己身上體認踐行。氣質有長處。則與成就其美。短處。則與匡救其偏。信吾者、交相切磋。疑信且半者、更相誘掖。弗信者、姑俟之。其尤弗率教者、勿遽怒之、姑惟教之。不悛而後警之。必自引咎。自警省。待之如初。庶其改之。陽信而陰自恣者。宜照察之。勿爲所欺。察而知之。容蓄勿露。又有一種好高自大。以聖賢自命。而實虛志驕氣使之者。此不必輕與辯論。須就其日用行事處。細與點檢。彼若自覺過差。肯實用工夫。卻儘可望也。義利辨別貴嚴。又須渾厚不露圭角。乃善。虛以受人。謙以自牧。此不是強爲。須眞箇欿然不敢自是。不敢自足。乃能日新耳。

答顧禹錫

校老且衰矣。乃承下問勤勤。得毋借聽於聾乎。聞命祇辱。執事年富力強。謂宜大肆力於聖賢之學。所進詎可量乎。昔人有言。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豈直未尊而已。邪溺志妨功。其爲害道大矣。承諭欲斬絕之。甚善。甚善。但恐心於重處發。熟處難忘。罅漏未易塞耳。又云。讀經史無所得。此固謙謙之辭。然亦未知若何讀之。博吾見聞。邪反求諸心。邪此通塞之機。聖學俗學之辨也。管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與王純甫

校每見講學者。往往未老而衰。無收結處。因內自猛省。覺有多少牽絆。在自治不痛切。長惡容姦。天安得不與之大敗露。毛髮聳然。吾兄剛大之資。迥與校異。但恐用功處。亦未能大副天也。吾輩今俱是五十以上人。若不致力。更待何時。願賜砥礪。共進此道。

答甘欽采

兩得故人書。惓惓於講學。此吾兄樂善不倦之盛心也。敬服、敬服。林廣文往。有書奉復。想達左右矣。嗟乎。學之不講也。久矣。今而講學者。日以衆。道其復明矣夫。雖然。談道者。一何多也。而實體道者。一何寡也。談若太易易然。道其不明矣夫。吾輩欲學聖人。不求諸人生而靜。祇就孩提有知識後說起。又不察性之欲、與物欲。則是以念念流轉者。爲主。無端生出許多議論來。聽其言。不曰。且聖矣。夷考其行。猶是凡夫。且虛擡此心。不在本位。日用間眞病痛。卻都放寬。校爲此懼。深願諸君子以拙自處。把世間一切名利底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功。跬步皆踏實地。但諸君子自占地步已高。又有喜同惡異之心。莫肯退聽。大學指授知止。此是千聖淵源。且道止是如何。若於此悟入。則功夫有箇起處。便有箇究竟處。若由大路然。校作六書精蘊。於此有相發明者。謹奉數字請教。錄具別紙。固陋之見。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霍渭先

承西樵寄大學原、中庸原。其間發明固多。亦儘有合商量者。此是繼千聖絕學。須從實經歷處說。但未有命。不敢獻所疑。兄子纘東還。承寄兄寄所辨子靜之書。今上其船者多矣。而兄獨否。卓哉、卓哉。日覩秋毫者。不能自見其睫。善乎、兄之下問也。此不自滿假之心也。敬以所聞對。象山振古豪傑也。然而學未近道。客氣累之也。吾兄之辨。自察客氣何如。愼勿自恕。象山直指人心。雖則能聳動人。能救拔人。而無實下手處。如四勿、三省之類。惜也。叫噪已甚。上焉者、厭下焉者、惑中焉者、爲其所驅。若先讀晦翁書。乍而讀此。若

警若怪。不爲無助。若先讀明道書。有得。然後及此。則固不暇過而問焉矣。孟子雄辯。猶被英氣害事。況子靜乎。假令孟子親炙孔門。參於顏愚、曾魯之間。固將薰爲太和。當歛然自覺不足矣。吾輩去聖彌遠。謂宜追慕盛德儀容。使麤心浮氣。脫然融釋。不作孟子以下人物。何如何如。

答王長沙子正

使君爲政未久。坦夷之心。潔白之操。愚夫愚婦。或能知之。薦紳先生。乃聞有不樂。欲相料理者。東海病夫。久不管人間是非。未知其事有無。然在使君。正好自鍛鍊。吾輩若透卻名利關。人安能軒輊我。縱毀我、譽我、萬方。我只消不見不聞。便都了卻。我若是眞金。儘教他做烈火。儻還有些查滓。卻藉他做洪鑪。猛煎熬一過。是添我多少精神。雖然。此猶是小小關頭。若還透得生死大關。更脫灑。在承雅愛。不覺率爾發其狂言。高明以爲何如。校欲致書請問於鄧守。不得階。願求故人爲之先容。天氣漸寒。陽德潛藏於黃宮。惟冀若時保固天眞。不具。

與呂仲木

吾兄出處。關時運之盛衰。凡在朝野。莫不太息。愚意獨推諸天道。術爲天下裂也。久矣。天將大任厚於吾兄。使得專一於聚精會神之學。反本而復其初。挽回世道。在此世俗酬應之作。一切罷絕之。何如。與其俯徇人情。孰與恭默以承天意。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又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敬爲吾兄誦之。山中靜極。深造默成。自得當益淵慤。願時

有以教我。至懇至懇。昔承賜先叔父母藉銘。校具書拜謝。願有過必告。有疑必請。以此爲謝。不識曾達左右否。

答王宗尹

別汝多年。無日不思汝。何也。以汝爲學、不無偏滯。而肯樸實用功。若此。自能求所未至。故吾常望汝大進。惜道遠無由一見之。忽承遣人存問。始知從政於杭。甚爲杭人喜。今之爲民父母者。往往學養子而未必心誠求之心。一不眞。萬事悉爲虛文。擾疴疾痛。豈復關於吾身。汝素以毋自欺爲學。此言似不必告汝。恐汝執著已見。而不能蓋民之情。則所求者。未必能中耳。古之聖賢。超乎萬物之表。祿之以天下。不足爲榮。困於泥塗。不足爲辱。後人胷次小纔。爲卑官便道受人氣。不過。不由進士科。便道志不得大行。此其自期待。何淺淺也。汝萬萬不屑此。然微芥蔕於心。亦能損吾天德也。杭郡多事。終日在大忙中。應物而不與俱往。守正而不主故常。足可驗吾學力。蘇、杭密邇。風便、願數懷我以好音。

答應元忠

胡純過我。言吾兄以事在杭。承來教。憤世疾邪已甚。勢若五嶽起方寸。隱然詎能平。嗟夫。直道難容。坐令正人困茲口。雖然。茲乃天之降禍邪。將天福之邪。吾見超邁之資。本自天植。不知所以切之、磋之、琢之、磨之。果能副天之玉汝於成否邪。今茲紛紛。毋乃天將大警動之邪。吾兄何不奮厥大勇。以其憤世疾邪者、自發憤。自憎疾。於性情上實用功夫。大學之至善。中庸之無聲無臭。此吾兄歸宿之地也。詩云。采葑采

非無以下體願勿因人廢言

答崔子鍾

自陽明之說行而慈湖之書復出禍天下殆天數邪年兄與湛年兄辭而闢之意則甚善但名未正耳何謂名曰慈湖之書逆天侮聖人之書也昔孟子名楊朱曰無君名墨翟曰無父慈湖之行未必能過墨與楊而邪說則甚以其爲佛學也校嘗謂佛氏無天今慈湖既已叛聖人而從佛親爲之奴矣而又呵佛罵祖陽主聖教欲高出一層其敢於侮聖人之言者蓋學很和尚棒喝禪宗呵佛罵祖家法無天莫大焉此書不焚不知禍了無限後生校每思之未嘗不爲痛心疾首也承教漫及此

復鄒思抑

前屢得吾兄書意向甚切頹惰之餘賴以振迅然猶未得平日端的用功今承來教愈覺鞭辟近裏所舉病痛皆就實地上說出來昏弱之資受益多矣惇夫有言此心提起處便是天理放倒處便是人欲提起心自提起放倒心自放倒至哉言矣日用閒常切提撕須令應事接物與靜坐讀書時功夫合一方有得力處耳靜中涵養體驗所得所疑更願逐一見教幸甚所論良心數語甚精鄙意亦謂如此江西典學舊爲有時名者作壞一番近日典學臨難不能死節師道埽地朝廷選擇而起吾兄大愜士望其責甚隆也象山故江西人今其學張皇於一方此吾道明晦通塞之機人材盛衰世運否泰皆將繫焉非得吾兄拔本塞源何以力救茲弊此又同志所責望於吾兄也伏承不棄遣使持書以出處之事下詢淺陋顧校何

足以知之願以昔日求去之心而度今日可出之義則將不俟終日決矣

復邵思抑

不才多病久當退藏天意固將大儆昏惰之資而畀以丘壑違天不祥不敢不勉日承下問略獻所疑今復蠡舉一二以吾兄切實用功當先了了矣古人口未嘗說性終日於性上用功如何是性動處可見善乃天眞性之本然惡乃人僞從軀殼起故不可無澈汰之功古人所以貴於精一也然必須篤信性之本善與聖人同乃能確乎立志子積論性得無支離矣乎今欲於理氣處求一說融貫可通恐涉於想像講說矣象山天資甚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但氣質尙蠡鍛鍊未粹不免好剛使氣過爲抑揚之詞反使人疑昔議其近於禪學此校之陋也喜怒當求之性情不當求之議論今舉先儒同異之說而求一說可通是又想像墮於言語閒矣躬所未逮率爾奉答慚負慚負

與桂子實

久不聞故人起居懷想無已姜源甫余子積來訪盛稱吾兄進修之功昆仲自相師友朝夕漸摩以講明禮樂爲己任聞之曷勝欣仰先王之禮久不明於天下高明乃獨深信而篤好之考求其故冀可行之於今此其志當於古人中求之校病臥家居深恨弗獲執經請益抑嘗聞之明道謂橫渠以禮教學者甚善又病其下稍頭溺於儀章度數之末如喫木札相似此言又何謂也二程先生平日教學者未嘗不以禮然其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　本末先後之閒必當有辨高明其自擇焉

與聞靜中

臥病衡門、久矣。不聞故人動定。今始知年兄改官考功。深爲朝廷得人賀。今國家紀綱尙存。海內幸而未亂者。前後考覈。亦與有力焉。明年春。當考覈之期。天下之治。繫於年兄。天下之亂。亦惟年兄。天下之望。咸在年兄。天下之責。亦惟年兄。尙其勖哉。惟吾兄惇厚靖默。近仁之資。朋輩鮮有能及者。而且精密小心。動無過舉。黜陟大事。固當加詳。但未知剛斷明決處。比舊何如耳。君子居其職。則思死其官。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昔裴洎三爭事於上前。不聽。李藩謂曰。曾以出處決之否。憲宗乃從洎言。所願年兄壁立萬仞。以澄淸天下爲已任。勿爲大利害所動搖。其察之也必精。其詢之也必廣。其行之也必果。其持之也必堅。所陟也、必有以慰天下之望。所黜也、必有以快天下之心。公道大明。紀綱益振。則海內猶可望治也。聞諸縉紳。咸以公輔之器、期待年兄。一生勳業。咸在此舉。尙其勖哉。

與吳德翼

校讀尙書。見唐虞君臣互相戒飭。懍然生祇懼之心。今交友多唯唯之風。願與吾兄共惇古誼。校嘗竊謂吾人材質。易爲氣稟拘住。若只就謹言正行上做工夫。固不失爲自修之士。終恐規模窄狹。展拓不開。直須卓然立志。以古聖賢自期。見得箇義理大原。學問要切處。日用之間。先立箇大綱領。然後循序用功。庶幾規模闊大。不受氣質限量。孟子之所謂、能盡其才也。

與崔子鍾別紙

體仁舊說。當時雖頗知鞭辟近裏。尙涉想像。日用間缺卻行著習察實功。立本處未能致一。不免更端邇來杜門修省。遠求堯、舜危微之戒。近體孔顏克復之傳。用是惕然愧懼。所恨昏惰之資。不能勇猛奮前。願吾年兄常賜鞭策。

與梁仲用

校無似。誤蒙教愛。二載於茲。緬惟執事。以默名庵。而言語傷易、傷煩。十常七八。豈欲寡其過而未能邪。人心通竅於舌。舌動則聲因以宣。故人之多言者。舌常有動意。蓋此心全體俱奔在上面也。仙家守氣。必先塞兌。固靈根。吾儒欲存此心。亦須捫口勿言。不輕漏泄。意自歸根。則養得心完密。無罅隙可走。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人之所以輕易其言。只因不把當事。才高之人。事來、應付得去。揮霍得下。其失尤多。凡此皆放其心、而不知求也。故嘗妄論。欲求放心。必自謹言始。校方咸其輔而乃以艮其輔勸執事。可謂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者矣。然在執事。自不當因人廢言也。

與呂仲木

吾兄載道而西。校兩奉書。不識能達左右與否。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往之私意。未嘗不在豐鎬間也。大哉。聖人之道。峻極於天。願吾兄超然於訓詁辭章之表。聚精會神。不作三代以下人物。子曰。予欲無言。天生精神幾何。那得許多應付世俗。儘隨緣說得無限好話。當不得四時行。百物生也。矧於不好人、也要說他好。三代直道而行。無乃不若是乎。校於吾兄。何能有所裨益。然猶時獻其一得之愚者。以吾兄好

善肯舍已而從人也。春氣漸温。願若時完養太和之氣。不具。

答王天宇

聞名二十餘年。尚未會面。惟神交而已。伏承下問爲學功夫。茫然不能答。請姑陳其自訟之意。吾人學不得力。只因無必爲聖人之志。以故纏繞於文辭。擔閣於意見。不肯喫緊做功夫。今欲反此。必須辨得朝聞夕死之心。而後庶幾有成耳。

與唐應德

虎丘之會。承諭所用功夫。視前乎此、可謂盡言無隱矣。學、患不能行。如應德之力於行。所進何可復量。但校有所疑。亦不敢隱。應德、信道篤矣。而執德以未弘。仁、以行之矣。而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猶有所未足。吾輩不幸去聖久遠。學絶道喪。不稽之以聖人之言。安保其無差。校自度言輕。不足以回應德。雖然。應德、昔者持之甚堅。亦猶今者持之甚堅。但願毋使他日之悔。亦猶今日之悔也。聞欲過我。跂余望之。

答何子時

故人遠在萬里。慰我以書。深感惓惓之愛。與故人別數年矣。氣體今何如。惟聚精會神。可以進德。可以養生。記云。莊敬日彊。又云。盛氣顛實揚休。皆充養所致也。來書歎屢空之難。此是眞經歷語。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須著抖起精神做去。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及時進德修業。立決定志。用勇猛功。以成遠大之器。不具。

與周士淹

汝美才也而氣局尚窄以故弗免有滯礙處欲開大規模此誠第一義亦嘗觀之造化乎惟大而後能運故曰若無天度量安得聖胚胎更願於明以動故豐思日容容作聖上用功何如何如令弟有美質宜數勸以恥言過行功夫勿輕爲大言抑其虛驕開其眞識乃可成遠器否則聰明反被聰明誤矣履德之基謙德之柄而後曰復德之本學者決當識此

與鄭堉若曾

涇野重厚端方名重天下汝今出入其門逸志當自消驕志當自除但學莫病於好名而教易失之過高以好名之心而聞過高之論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好名過高則將喪其赤子之良心人僞勝而天眞微矣不可不自勵不可不自省得汝平安書甚慰聞有論天下事未免輕發漢景曰魏其沾沾自喜難以爲相持重不可不愼也此處須有病根要與汝道破未必能拔去須自尋求知得是病便只是藥連根可拔矣

寄從子希哲

屢得汝平安書甚慰自汝之去吾朝夕思汝又朝夕憂汝思非爲別離惟欲汝做箇好人憂亦非爲汝勞苦惟恐汝做些不好事汝今在涇野門下須服行其言觀法其行乃眞爲弟子否則雖見好人不行好事反不如凡夫矣待文王而興已非豪傑之士文王所不能興汝道他比得凡夫否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學、四方人才所聚、若所交俱英才、及忠厚有德者、其益不可勝言、若只汎交、與說閒話、爲無益之事、則其損亦不可勝言、謹默二字、可銘諸心、

魏莊渠先生文集卷之下

書

復徐子謙

姑蘇密邇貴治。傳誦政聲。洋洋滿耳。夫以懇惻憂民之心。而濟之以平易精密之政。宜乎事便而民安。然德翼又稱善政所召。天降嘉禾自楊守承芳以來。僅一見。嗟乎。天人之易格。固如是哉。然在年兄。則當謙而弗居。日愼一日。可也。郡守之職。至爲親民。君子學道。則愛人。如欲少行其志。無以踰此官矣。然其澤有在一時者。有及於數十年之後者。有百年者。有百世者。顧其規模次第何如耳。居今之世。牽制孔多。又多鎖書期會之冗。坐糜精神。不得專意於其遠者大者。然此爲常人言耳。年兄豪傑士也。豈復時勢所能拘哉。況吾黎惻愛民之心。盎然天地之初意。氤氳氳。盈滿於胷中。發而施之於政事。凡世俗之毀譽、利害、休戚、得喪。一毫毋使芥蒂於心。以雜吾正念。集郡之賢士大夫、遠近父老。相與講求諮議。兼總條貫。次第施行。因平易之政。而更爲久遠之制。因精密之政。而加以闊大之規。則其澤之所被。遠且百世。近亦百年。年兄於茲土。將廟食無窮矣。南望旌麾。每欲瞻拜。而多病所縻。弗獲如願。徒切引領而已。

與胡希曾

吾兄清節瑩如冰壺。一旦青蠅點白璧。天下咸嗟。矧於知己。五岳起方寸。隱然詎能平也。久矣。然在吾兄。

吞雲夢者八九。此何足芥蔕。人世間利害、得喪、寵辱、關心。只爲有我。若曠然無我。任他萬起萬滅。豈能汨吾胷中之和。且我身安從生。固出於天地。今夫天地、原也從混沌來。畢竟又混沌去。我身住得天地間能幾時。何故卻就軀殼上起許多意思。維絆卻浮名。如蠶自纏自縛。不待堂堂自由世間只有道理最大。生天生地、吾身又從天地生。當初天地生我時。完全交付與我。我今也須完全交付還他。生一日。便當盡一日道理。故曰。窮居不損。大行不加。卷之不盈。分散之彌六合。惟時春氣氤氳。生意流動。充滿盎然。吾人之仁也。靜處春生動處春。一家春散萬家春。敢以爲祝。

答呂仲木

兩生侍教。醉飽盛德而歸。明道有云。後人雖有好言語。終被氣象卑、不類道。吾兄以厚重淳美之德。涵養既深。盎於面背。正當於古人中求之耳。今也講學者太易易然。而內省或缺。似與聖門訥言敏行相反。高擡此心。不在本位。天下事一以浮氣、大語、蓋之。未知流弊向極。吾兄身繫海內重望。愚意深望高明。用志不分。以其全力而向於道。勿滯於訓詁。勿散於詞章。庶可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也。源甫經濟之學。明習國家典章。長於兵法。而人鮮知者。今得同官。當有切磋之益也。敢以爲賀。願常叩之。庶可以發其胷中之奇。源甫薰沐德容。益知鞭辟近裏著己。則所造亦當長一格也。

復徐曰仁

病臥窮鄉。久不獲故人動定。積有馳情。茲承惠書。深懲吾黨各立門戶之私。意極惓惓。竊惟道乃天下公

理。忘夫愚婦皆可與知。人惟各有私心。是以自生障蔽。吾輩相與。正宜公天下以爲心。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若乃自立意見。以私智窺測大道。便謂此乃天地之純。古人之全體。同己者則以爲是。異己者則以爲非。斯其去道亦遠矣。此校之所不敢也。安得吾輩同志數人。相與聚首一處。僕得聽於下風。彼此坦懷。盡言無隱。各陳所學。質其是非。驗之吾心性情之實。考之聖賢經傳之言。參之天地萬物之理。辨異端近似之非。振俗學支離之弊。務求至當歸一。精一無二。剖破藩籬。以爲大家。豈不快哉。若欲仍立門戶。不求同理。而求同己。則亦未如之何矣。此校之所深願。而未能者也。歲暮。鄙思抑過我。道及高明。有書與之講學。恨不獲圖其詳。今會晤未涯。幸以教思抑者教我。雖心之精微。言不能盡。然既陳其端。庶幾思而得之。可爲他日承教之地也。至懇至懇。

與徐朝儀

荒政至急者。蠲免、賑濟。今則蠲免尤急。自來官司檢踏災傷。上司必復熟幾分。一圩之中。間有田成熟者。必累一圩荒田。故低田小民。往往將高田開沒。以免後患。今必須先期勘驗。廣施蠲免之恩。下令禁戒。庶絕茲患。一年饑。則缺二年之食。久雨後。必晴。比及秋冬。水勢須退。必資春熟。庶可接濟秋成。宜及今設法。多收大麥種。至期給散貧民。勸令廣種。是亦救荒一助也。更緩數旬。麥價必踊貴矣。水勢滔天。窮民乘機易聚爲盜。況於素爲盜區者乎。昔承垂問。蓋已軫憂所謂太上救失於未萌也。今其勢已兆矣。遏盜之機。正在今日。昔庚午歲。盜賊充斥。官塘白晝不敢行。父老有識者。議令沿塘各區糧長。每區出巡船一隻。與

巴城塘浦東西二巡司往來巡視因命點閘盜賊當聞風屏息也父老所謂建是議者彼嘗目擊近地有賊官府差人不能擒後命各區糧長與俱捕獲故也巡司嘗憂地方貽害每欲申請特未敢耳校採輿人之論達於台座伏望年兄早賜舉行如有效則推於他處可也

答王郡守子正

仲來承下問惓惓於吳氓甚盛心也顧淺陋何足以當之開命祇辱來諭禁奢靡息爭訟此誠今日對病之藥也故校之愚更願明公以書請於鄉士大夫相帥以儉共成禮俗以爲民表富民能節儉好禮者勞之擇其犯分尤不率教者或使恤其宗族鄉黨或督之開墾荒田而官無所利焉小民庶其風動乎乃若倡優賭博搬戲雜劇男女游山燒香此尤風俗大蠹願爲之厲禁犯則峻治之詞訟一事願以誠感上司勿輕受詞及偏原告以長刁風勸屬吏廉靖愛民勿利紙錢贖米民自以不擾明公復以書請士大夫舉行族約鄉約訟當自簡矣古人有言治天下者何異於牧馬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願加之意雖然之二者固急務也如校之愚則謂莫急於正紀綱願明公推誠於郡佐邑令同心共理治道去泰去甚大抵法弊易救人弊難救而時弊尤難救雖然如貓捕鼠一擒而衆惕矣仲回先此奉復仍令二三子詢訪民情具時政當罷行者續以告也

答呂德

汝書惓惓問政嗟乎今之作縣即孔門之爲邦也但古有君道漢猶有長道今直僕道耳此固法弊亦由

人弊下焉者、惟知漁利、人面而鬼心、此盜賊之行也、汝必不肯自汙、亦不待吾勸戒、稍上焉者、但務名以干上司之知、其弊徒虛文、無惻怛之實、此市井之心也、吾不願汝爲之也、時新居鄉、亦嘗見作縣者、守身如玉之潔、如冰之淸、而愛民也、如父母之切、而不獲上下之心者乎、保伍法、古人嘗行之矣、妙在誠心愛民、因俗以爲教、所謂神而明之、與民宜之也、安石行之而害者、法旣苛擾、又以刻急濟之、皆由其拗性、僵心所致也、

答章懋實

承示奏篇、足見惻怛之意、書稱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心何心也、天地生生之心也、充之、滿腔皆春、推而達之、六合皆春矣、但事多見行、覆本易於破調、不過曰合無申明、則又作一場話說矣、東漢而下、奏篇往往瑣細萎弱、惟孔明出師表、可泣鬼神、唐人尙駢儷、陸宣公奏議、炳炳如丹口、不言仁義、而仁義存其中、亦不覺其爲四六也、宋人自諸名公外、皆未免於議論多、范文正公則又夐出諸公之上、程、朱奏議、自當於六經中求之、而明道數篇、若用其言、可以從容三代之治、近世奏議、往往是擧業、否則吏牘、又否則一篇古文詞、胡端敏公論事剴切、讀之令人心開目明、願親家究心焉、平時作何功夫、所交何人、皆吾所願聞也、

答曾太平

與故人別十有四年矣、徐亞參、王泗守、過我、備言善政、余作而歎曰、有本有用之學、固如是邪、甚爲赤城

之人喜之。自守令之數易也。而癢疴疾痛。不關於身。今若此、眞民之父母也。來諭所舉戒懼愼獨。足見留意於切己之學。但未免猶落言詮。而分屬正心誠意。則彼此似俱失。是願更體驗之。夫中庸與大學一也。大學教人用功。首把明明德來說。中庸則首舉至善。指示人。亦猶大學之提起知止也。中庸之戒懼愼獨。乃隱括大學八條目。只是一箇活敬。大抵人自未應事。及乎應事。以至事過。總是此心。又進一步。自未起念時。及乎起念。以至念息。亦猶是也。善用功。則貫串做一箇。否則間隔矣。吾所謂立本。是貫串動靜功夫。研幾云者。只就應事起念時。更著精彩也。近作大學指歸、大學翻楷、大學考異。寄往指歸。錄本偶不在。以草本寄。其間更有一二修改處。然大體則不異矣。試體驗之。有不合處。儘好商量。維時仲春。宇宙閒渾是一團太和元氣。薰蒸。但覺或未至而至。至而不至。近則調燮一身。遠則康濟兆民。尙愼之哉。

寄參姪

自汝佐任後。久不得汝書。至今縣念。周子樞督學四川。取道江右。吾有書寄汝。想已達。毛剛卿自雲南回。道經袁郡、云。會彼中士夫。往往訾汝恃才而傲慢人。好張弛而不知體要。嘖有煩言。惟范太守說汝所行是。多扶持之言。嗟夫。好事難成。好人多磨。一至此哉。雖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此聖賢教人忠恕之道也。以迹觀之。悠悠之言。似出妒婦之口。以道觀之。因是而反求諸躬。有所未善。則改。無慊於心。則加勉。何莫非吾忠臣也。何莫非吾金玉益友也。縣尹立於萬民之上。誰非俯仰吾者。惟吾獨尊矣。故不患其折挫也。而患其易驕也。有所拂鬱於心。觀省加密。兢業轉深。久之自當孚應。古之學者。必先

理情性。汝之性情。素傷於褊急。而於寬大、和平、惻怛、忠厚之意。有所不足。或因事觸發。或自覺知。或得人指破。大鍛鍊一番。此最是著力處。亦便是得力處也。化漸長成。讀書勤惰何如。汝父儻出外。衙中凡百關防。俱當用心。易家人利。女貞、男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況主母不在。內外尤當謹嚴。慎勿以官事在室中言之。恐易漏洩生事。汝居家素儉薄。今居官尤當儉薄於家。古人官箴。將勤補拙。以儉養廉。說得甚好。前輩又有箴。自高不高。護短終短。有銘。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皆格言也。吾尊幼俱平安。汝不必挂念。一縣經綸。四海同。願汝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廟食百世。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答俞獻可知縣

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爲相、則莫如爲令與守。近君者、莫如相。近民者、莫如守令。而令彌親矣。搔疴疾痛。無一而不相關也。居今之世。可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民之思令。彌深矣。雖然。三代封建。有君道焉。兩漢守令。有長道焉。今之郡縣。直僕道耳。士之雄成者、不屑焉。謂之雌伏。吁。何輕民命也。賢者所至。塗炭者。可使之枕席。小民戴之如君。親之若父母。上之人。固將敬之如九鼎、大呂、山川。若增而勝焉。然則能重此官者。是固在我。遠承存問。深感不忘故舊之盛情。傳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以此致祝。雖則雨露雪霜。均之澤物。然吾願故人之爲陽春也。

與利僉事賓

昔者伻來。但言汝將出巡過我。不言汝已升官。故復書先附寄六書精蘊一部。別一部、寄張柱史。其後從子過南都。特來謁汝。始知汝已僉八閩矣。不知汝過姑蘇。何以不一過我。必有以也。而吾不知耳。吾雖羣索居也。久道德日負於初心。不知汝奔走宦途。此心能屹如砥柱。不爲風濤所震撼乎。能抉浮翳。以開東明乎。晏安鴆毒。能勿懷乎。人之學強者、當柔克。弱者、當剛克。是故急則佩韋。緩則佩弦。汝宜自察。乃可長善救失也。

與顧禹錫

承惠眞文忠公文集。自晦翁後。學有實用者。勉齋、魯齋、及公而已。本傳稱公所至惠政深洽。不媿其言。奏議明白剴切。胡永清嘗言。晦翁奏議。精光鑠人。讀之雖明公鉅卿所建明。盡爲所掩。眞文忠公庶幾。而神不及也。永清奏議甚好。人多泛泛觀之。不知其意之所存。一事有一處。眞皆鑿鑿可行也。

與陳子醇

別後、又且二年矣。懷想如昨。傳聞從政。大得民和。深以爲慰。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明道所至必書視民如傷。於坐隅曰。某常愧此四字。子醇篤志講學。願立誠爲主。凡事只看道理當如何。不以贊毀利害易志。人情物理。見有未周。毋憚屈已詢訪。暇時涵泳聖言。令常有警省處。勿使汩沒此心。拙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若。

與郭水部

一別十年忽承一旌訪我於野愧無以告之竊謂講學不必多言只在自知實病痛處方可眞切磋心不可有游思身不可有惰氣游思多則神明散惰氣勝則嗜欲滋斯言或可充韋弦之用也

與余侗

昔者得汝書吾意汝先公葬也久矣汝弟煥至亟問之涕泣而對乃知未也吾責之曰大孝尊親汝弗能矣其次弗辱汝弗能矣其下能養乃父何嘗一日享汝兄弟之奉哉身後暴露且也十有三年矣若此與無子何別昔者何子平有故不得葬尙自謂我情事未伸天地間一罪人耳況無故而不葬罪將安逃禮過時而不葬主喪者不釋服今汝兄弟俱釋衰絰從吉施施焉于于焉與他人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正以名教與汝兄弟不可復入學校之門矣雖然此責在汝尤重何也以汝爲兄一家之長也嗚呼乃父學爲大儒官至少宰身後暴露不得安其體魄孤魂漂漂其竟何依汝兄弟恬然安焉是變貊之道非復詩禮之家矣亦獨何心煥求吾作墓志銘吾平生未嘗爲此昔者靜庵葬胡純來求銘墓遜庵葬李敉來求銘墓叔父之葬吾弟苦欲吾自銘皆辭不作今老矣豈可獨爲令先公破此例邪雖然吾心戚戚不忍也欲爲汝兄弟轉求陸伯載文章鉅公也不然轉求周尙書伯明汝父同年也問行狀及事實皆無之豈能以空文作志邪念汝弟千里遠來又懼汝兄弟以無埋銘爲辭差池葬事故不得已以吾所知者代汝作壙記庶幾不誤葬期嗚呼祖父有善而弗能傳謂之不孝煥幼不能知汝長當知可卽條錄嘉言善行請文於立德立言之君子以圖不朽吾日夜望之記錄成當遄寄我煥又言兄子圭長成今游邑庠矣吾

聞之甚喜。庶幾克肖乃祖哉。欲繩祖武。在行、不在文。在立志。在勤用功。不專在才力。圭、勉之哉。圭、字朝信。已當。故不著於字說。

答蘇駕部

校、不才多病。天所棄也。亦天逸之、使爲閒民也。康節有云。滿眼清才在朝著。兩夫無以繫安危。故人、天方向用。宜積赤誠以待機會。老杜有云。艱危須仗濟時才。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昇平。故人不可不勉也。承問復古手段。噫。有三代而上之學術。斯有三代而上之人才。有三代而上之人才。斯有三代而上之功業。今聖賢經天緯地之學具存。後之人只向方圓上測規矩。而不肯就規矩上出方圓。非古道不可復也。泥古之迹。不能神而明之也。校於古人。不能爲役。而志不敢自小者。亦欲學古之道。竭吾才以求之也。惟時雨淫害稼。暑至而不至。氣鬱以蒸。他日交秋。火必不肯退位。歲氣勝復。何時而已。邪故人願自燮理吾身陰陽。毋爲偏氣所沴也。

與唐音

得書自覺學未探本原。甚善、甚善。乘此戚然、大有警於心。百尺竿頭。務求進步處。乃不枉此一生耳。庸人學。舉業想日有進。但恐德業日忘日遠。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斯言、宜惓惓服膺。高汝白幼時。其叔父教之以舉業。歎曰。便做到狀元。三年一箇。何足慕哉。及長。登進士第。其叔父以書戒之曰。此何足喜。吾正憂汝從此不免墮坑。可寘一簿。記每日過差。寄我。汝白自謂。我終身侍傍。何不相信如此。試問其僕。答曰。比在

家、漸不同矣。因此而懼。乃實簿記過。過不可勝書。因此大懼。刻苦用功。若汝白之學。與其叔父之教。可以爲法矣。

與羅達夫

達夫別我去。淸風明月。猶疑見達夫丰神。夫子嘗歎才難。吾輩所當猛省。如達夫者。何處得來。而未免有我、人見。不肯舍己以從聖人。顧欲率聖人之言從己。毋乃擔閣其才乎。校嘗謂。更不必問才如何。只因犯了孟子所謂、不能盡其才。誰能如顏子之旣竭吾才也。昔者之學忠義、則有之。語道、則未盡。韓魏公最名有膽。任大事。死生以之。然深服范文正公、察乎消息盈虛之理。富文忠公視文正爲麤。然慮不萬全、不發。日語次。見達夫未深省。故默不言。達夫聰悟絕人。今當洞識之矣。莊生一言極好。易之者晦天。不宜深有合於易道也。李參受萬載令。附此以訊起居。參平生居家有守。今居官。亦欲有爲。未知得行其志否。袁與吉、相去遠近若何。若有所聞。願有以教之。

與查原博

病臥窮鄉。久不獲聞故人動定。朝夕縣仰不忘。緬想尊兄。亦未能無離索之歎也。校家居爾出。有時散步田野間。但見村落蕭條。望之別有一般悽慘氣象。詢諸父老。咸謂有司苛政。日朘月深。部使者無可赴愬。惟泣而籲天耳。嗚呼。哀哉。嗚呼、痛哉。觀一方如此。則四方可知矣。尊兄今方僉憲八閩。綱紀列郡。仁民愛物之心。素所抱負。正宜大爲一方造福。但恐行部所至。未能徧歷窮鄉。小民冤號之聲。未必得而盡聞也。

愁苦之狀。未必得而盡見也。所願廣視博聽。以通達下情。激濁揚清。以興起吏治。正己以先之。賞信罰必。毋爲大利害所動搖。朝廷數十萬生靈。不忍使之困於貪官汙吏之手。將見威名赫於上下。德澤流於遐邇。異時顯庸於朝。由此而遂澄清天下。豈不大爲朋友之光哉。因風易勝欣願之至。正己之道。無他。請無忘舊日所學。當意向有散緩時。力量有退屈時。但向自己心上體究。古人因甚發憤忘食。自家因甚只恁宴安。古人因甚見義必爲。自家因甚不免退縮。猛著精彩。看來看去。便自有箇奮發振作的意。只此便是得力處。亦便是著力處。便宜於平日以義理浸灌涵泳此心。令其栽培深固。則臨事愈覺著力矣。詩云。采葑采菲。毋以下體。淺陋之見。高明其自擇焉。

與胡永清

自兄之赴詔獄也。士大夫知與不知、咸謂禍且不測。洶洶傳聞。爲兄食不下咽。寢不安枕者、亦屢矣。復聞聖恩寬大。將歸故鄉。立卿相約候兄西湖之上。喜不可言。詎意今復有遼左之謫耶。然原吾兄初心。固將以死殉國。今尚爲輕典。不待排遣。胷中固當泰然也。計吾兄不能忘情者。令尊丈倚閭之望耳。夫孝莫大於顯親。吾兄此行。其爲榮親多矣。定省常禮。曾何足云。況吾兄今在萬里外。此身安而後親之心安。能勿以思親鬱鬱成疾。乃所以慰其親也。嗚呼。天於豪傑之士。其生之也難。故其成之也、常若有以相之。遼左之謫。正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若復因循廢學。是爲棄天學焉而不務大成。亦非所以承天意也。竊觀吾兄之學。志於經世。故其所講者。皆切於事功。卻於自家身上未必著力。夫學所以變化氣質。涵

養德性。吾兄自念積學以來、材能知識。當大勝前。德性氣質。與未學時果能大進否。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吾兄有志天下國家。且試點檢自家身上。還有病痛否。明道曰。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文公曰。今公有掀然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可指諸掌。不知自己身上。有多少病痛在。他人心放、猶放得近。公卻更放得遠。今吾兄謫居無事。願將聖賢之言。切己體驗。卓然就身心上用功。以吾兄之才。而能篤志於聖賢之學。則亦何遠之不可到哉。尊體近來何如。養德養身。元無二理。孔門之學。只是求仁。天地間氤氳氲一箇生理。充滿流行於四時。而春氣融融。尤易體驗分明。吾人、一箇仁底氣象也。人能求仁。常存得箇善底意思。便與天地、萬物、血脈相通。胷中和氣。自然充滿。天地好氣。亦相湊泊。孔顏之樂。正以是耳。夫子所以謂、仁者壽也。且如秋氣嚴凝。使有一般清高氣象。固亦自好。終是肅殺。又如地氣高寒。便不生物。和暖便生物。人常存得温和惻怛之意。便自然可愛。然求仁、莫外乎敬。今之持敬者。多拘迫。故覺叅墜不快活。血氣且不得舒暢。如何得道理發生。不知敬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不消苦著力。只略綽提撕便是。文公所謂。覺得心放。心便在了。可謂發千聖不傳之妙矣。伊川有言。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又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固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心中無事也。吾兄試將孔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語。優游涵泳。就自己身上體貼去做。做來做去。自當有妙悟處。知敬、則知仁矣。躬所未逮。姑誦所聞。明者幸毋以人廢言。遼左高寒。願自愛。

與邵思抑

校、屏居僻壤、聞無嚴師畏友、先後夾持、閒中易得墜墮、思欲取友於四方、因循未果、乃蒙故人不我遐棄、惠然先施、侍教數日、受益良深、瀕行復中之以藥石之誨、敢不敬銘、夜以期無負吾兄之盛心、未審別後若何進修、想高明之資、當一日千里也、校竊謂、人若眞有希聖、希賢之志、則其日用所學、決須下希聖、希賢功夫、若乃交無益之友、觀無益之書、談無益之言、作無益之事、不惟不暇爲、亦且不屑爲也、更願高明以此猛省、有則痛絕之、庶幾用志不分、得以其全力而向於道、則何聖賢之不可爲也、

與李立卿

故人人函谷久不聞起居、第切馳仰、海內窮困極矣、日望吾兄大用、匡濟時艱、才高者、多怨、名重者、見毀、閱邸報、忽見彈文、及聞縉紳飛語、深爲世道隱憂、吾兄素有器量、凡世之毀譽榮辱、一切不以動心、此自資質有大過人處、今胷中自應泰然也、易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更願吾兄深自修省、自念慮之萌、以至言語之發、及乎政事之施、不使小有不正、及毫髮之不誠、則彼之攻我者、皆吾之藥石也、吾友夏惇夫嘗言、温公相元祐、有旋乾轉坤之功、只是積得誠意久、能感格上下之心、若專靠才力爲之、能幹得多少事、許崇志嘗言、豪傑之才、未用須善韜晦、常如在匣太阿、若先發露鋒芒、安能濟得大事、此言深有味也、呂仲木、馬伯循、韓汝節、居家何爲、願屈己下賢、廣集衆善、勤攻已闕、思抑來訪云、永清在遼左、甚適、家亦平安、但未知何日得賜環耳、

答夏惇夫

吾兄聞謗自修。此盛德事也。校多病自救不暇。安能發藥於兄乎。雖然。請試言之。吾兄天資甚美。純正有餘。而剛大若有不足。從容涵養。固成就其所長。而勇猛奮發。所以補助其短者。尚覺有所未至也。以故人情物理。研究或未精。斷置或未當。況今精神又非少壯時比。照管自是不能到矣。往事今不必論。只問新功何如。願常提撕莫放頹惰時。以古聖賢鞭策自家。愚見若此。未知是否。吾兄擇焉可也。

答沈景明

遠承寓書。獎借太過。愧甚。不敢當。愧甚。不敢當。竊念校平生無他長。惟好善而已。昔官留都。體羸多病。常杜門自修。或告曰。某善士也。則忘病而往見之。至則所見不如所聞。若此者屢矣。而終不悔。以故前後得益友數人。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今故舊半凋落。而校亦且衰矣。追思往年。恍若隔世。聰明不及於曩時。道德日負於初心。每用憤歎。恭惟執事。邁往之資。年富日強。仕優而學。謂宜博求四方善士。與相漸摩。他日德業進修。不可量也。欣願。欣願。維時天氣溽暑。大火熾然。若蒸。靜爲躁君。惟寧定可以遠熱。善自保愛。不具。

與王應電

爾有高志。而不能遂志用功。吾常憂爾。念爾。一別又三月矣。不知爾用何功夫。想苦心處多也。學者於事不明乎理。而強欲以力爲之。是故有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然欲明理。須虛心以求之。決非急迫穿鑿、

所可得也。困窮拂亂。正是天意玉成於汝。不可因是自沮。飲食男女之欲。當因其已知而力行之。益求其所未知。以造其極。空言無益也。貧無以養。固所當憂。此處只有義、命二字。須牢立腳根。日用間。但問義當爲、與不當爲。若得之、不得、有命焉。不可必也。臧獲背主義。所當問。引君子無所爭及訟元吉。卻覺不相當。大抵凡事各有至當不易之定體。窮而得之。自然活潑潑地。若便將古人言語。牽合說煞。卻窒礙難行矣。事少暇。可來館中取大學。從頭至尾讀之。除卻許多牽繞意思。埽卻許多障蔽意見。義理自然有端緒出來。擇善固執之功。皆有所施矣。否則、非吾所敢知也。

與王應電

聲、減定爲二十八韻、增定爲四十五。天然去安排。字字各有著落。眞千古之一快也。舊韻非但聲有差。韻亦多走。乃知聲、失之多。韻、失之少。故管不住。眞不易之論也。但以諧俗之故。多收俗字。亦多俗解。若欲便今。詩家恐多酷信玉篇。及守禮部韻。堅甚。未必肯過而問焉。乃若詩賦大家。亦必該洽。近世亦多好古者。觀此決不能醒其目而開其心也。詩、叶韻亦出天然。吾今略見得。而未能通悟。故且蓄疑。昨所定太覺草草。如騶虞詩一章葭、貔、韻二章蓬、縱、韻。結句自爲應。不叶上韻也。觀周南、吁嗟麟兮。可見。昔與陳元誠定樂章。親見元誠歌伐木思齊二章。只因一字差。上下便貫不去。後看大全本。恰如一氣呵成。以此深服文公叶韻之妙。恐未可易言也。

寄林相

令姪來承汝惓惓厚意感佩無涯嗟乎爾時汝但知吾喪子未知吾復喪孫也此天譴否德爲空言無實者至戒也昔喪子時以達破愛以敬易哀猶恃有孫也小孫復夭折此情大是難堪爾時百念俱亡恍若見性死生亦覺可處若天啓然今當力進舊學畏天以終身益爲廣延嗣續計未知天肯終祐吾否也衰世人多自營講學者又多自大籠罩不實汝能以經世爲志此誠何處得來雖然吾憂汝疏略也未也吾又憂汝輕也汝亦嘗自省及此乎然乎否乎吾見郡邑志多矣博學高才則有之少有通達國體者惟蘭溪志庶幾乃楓山老先生手筆也進而上之廊而大之是誠在人汝誠觀此萬安新志得失當自默會矣因此益求所未至此進德之機也學須凝聚停蓄乃能宣著發揮耳

與鄭堉若會

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涇野人師也汝今侍之當先法其厚重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學之進退只於語默可見凡事三緘而言再思而行此便是聖門訥言敏行宗旨相去數千里若肯似此用功便如同堂合席也老聃云去子之虛志與驕氣泰色與嗜慾是皆無益於子之身至哉言乎

與參姪

初得書謂邑難治再書若易易然三書彌難氣不能平古之人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涌之不濁澂之不清夫何如哉顏子犯而不校孟子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眞汝師也修回作事頗闊自親戚鄉黨暨於交友咸以爲疑市之無虎勿問可知也三人言之遂以爲眞有虎矣惟吾不以爲然弗謂交友間亦素不信汝

者此汝本美質而未嘗持久用功以故然疑作耳彼中士夫與汝素不相識豈能遽孚必久而後信耳昔寄公移吾批一過付之修矣化今長可勤用功及防閑衙中吾與家中尊幼俱平安不必挂念茲因夏巡檢便寄此

序

朱氏遺書序

六經傳道之書也訓詁而已耳漢儒之所以陋也辭章而已耳唐儒之所以衰也迪知允蹈充之爲聖學焉達之爲王道焉宋儒之所以盛也六經至朱子而大明世之學者咸知誦法朱子雖然其講明也過多其踐履也過少後儒之所以支離也或乃入耳出口而未嘗反求諸躬假途以干祿立門戶以要名而朱子之志荒矣道喪於多歧舍旃而求捷徑逃儒而入於釋者也害則滋甚校始讀朱子語類文集二書歎其廣博浩繁茫無際涯久而見其提挈綱維闡發精蘊有確乎其簡易者然後知夫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條列萬餘而其本惟一焉耳溯流而窮其源斂華而就於實斯固朱子所望於後學者也輒不自量爰取二書剟其統紀條貫深切而著明者輯爲朱氏遺書雖未足以得古人之全體然於聖學之階梯王道之權輿亦略具矣學者惟毋以糟粕視之則古人之不可傳者庶乎其猶有傳也

禮記纂言序

六經聖人親所刪定秦人燔之禮樂二籍俄空焉世惟周官儀禮僅存而學官罕所傳習漢儒所補戴記

列於五經純駁班如也註疏又頗傳以緯學經世之誼鬱而未彰今所宗者陳氏集說而已耳朱子嘗修正三禮未就惟吳氏纂言倫類明整稽合諸儒異同厥功博哉而世鮮有傳者豈天未興斯文與曷絕之易而續之孔顙也雖然後有作者稽古立制與世太平茲書雖匪盡出孔氏因周官儀禮之翼也文獻斯存殆將由是乎考法千古之闕典可舉而行也君子之於禮蓋沒身焉學者弗及見古全書幸而此編尚在庶有格言詎可暫而舍諸如用於世且將執此以往矧亡者禮之數也其不亡者存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根心所發也蔽以一言曰毋不敬茲書開卷全經之體要具焉其可忽諸寧國守胡君東皋爰刻是書嘉與四方士共之屬校題諸簡末先王之典墜地也久矣庸詎知天之不欲興斯文也而以是爲之兆與君守郡適倥傯多故時乃能崇尚經術其爲政知所先務哉

莊渠李氏統宗譜序

我李聚族莊渠乃今散處而共祖實之府君譬若大樹無根何生矣嗟我族人誰非我祖傳種同氣連枝骨肉之親也族散而無統骨肉且將漠如塗之人吁可憂哉古之人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而宗法立焉大宗立百世不遷以統族之親疏小宗立親者彌相親也蓋五世親盡乃遷宗法亡天下無善俗好古君子顧念其本根則謹修其譜牒以合族而譜學惟歐蘇二家傳校稽諸古國史奠系世辨昭穆家之有譜如國有史乃立統宗譜自我莊渠一世祖始而盡於其五世孫別起爲圖五世至九世則元孫各爲高祖自系厥後以禪於無窮正適直繼而系前支庶區別而次後族之親疏咸在也而無失其倫蓋取諸歐

陽氏繼以世譜。於正適詳焉。曰。其猶有古大宗之遺意乎。則又立族屬譜。爰起自我高祖彥行府君。而下盡於吾之族昆弟。凡宗人有服屬者咸在。吾與族昆弟之子若孫。生則附之親屬始竭。猶未忍相棄也。蓋取之蘇氏。復取祖系親盡者奠諸前。曰。其猶有古小宗之遺意乎。二法相爲經緯。瓜瓞綿綿。百世如指諸掌。我李孟莊一支。諺所爲直下子孫也。凡我族人。如木附枝。於法固不敢立爲大宗而事之。自當加隆焉耳矣。此統宗譜所爲作也。統宗譜大。合族而共圖。故世譜專載正適。代錄其適子某。庶子某。而庶子所生不復書。族人惟賢者特筆以附見。又與宗圖自相經緯。凡修譜則族人各以其譜來會。譜成分而世藏之。代命賢者一人嗣修。嗚呼。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誰其不重譜牒哉。然而或修焉。或否焉。顧子修賢不肖何如耳。其世篤孝敬守墳墓。厚親戚。修譜牒而勿替之。則天下咸稱願然曰。斯其文獻故家也。祖宗有光矣。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凡我後之人。尚其顧念我祖宗。而毋疏遠骨肉也哉。

贈胡重器僉憲福建序

淮陰胡君重器。守南京秋官尚書郎。褒然有才望。漳南故多盜。國家患之。迺命胡君僉福建按察司事。往治其兵。賜璽書以從事。寮友于君仲仁、符君同和、輩祖之於江。謂余以年好。屬以贈言。余惟今海內多盜。孰非國家之良民乎。饑寒切於身。而公私復交征其利。是故不得已而爲盜。非不知其終弗免於死也。以爲獲一日之養。則延一日之生。猶愈於立殞命耳。長民者。弗能養民之生。又欲盡促之死。吁。亦忍哉。君之往也。其無以盜爲可惡。而以爲可哀。藹然不忍人之心。憤盈於中。而充溢於外。有以先加乎民。俾聞之者。

雖極兇惡。咸情得而動心焉。曰。是欲生我者也。下車之初。痛自刻責。以率其下。先去在官一切貪汙苛虐之人。由是發號施令。與民更始。理寃滯。賑貧窮。均賦役。節財用。凡可以佐民者。汲汲爲之。不遺餘力。將見困窮之民。欲爲盜者。以爲自今。吾猶可以生也。何苦而從盜乎。既爲盜者。咸知君有哀矜之誠。無忿嫉之念。亦將消沮閉藏。各欲解散。乃徐爲之規畫。或可招安。或當勦滅。時措之宜。詢於羣謀。而斷以己意。盡一方之才處一方之事。寧不恢恢乎。其有餘地也哉。盜既解散。又當益恤民隱。可興之利。當除之害。次第不遺。庶民各安生。而無將來爲盜之患矣。君嘗爲理官。盜之抵死者。尙欲爲求其生。今茲之往。盜之猶可以生者。君豈忍盡寘之死邪。君之司刑。不忍輕寘一人於法。夫兵、尤刑之大者也。一輕用之。則人之不得其死者。衆矣。君豈忍之哉。吾固知其不然矣。昔漢宣以龔遂刺渤海。遂因請曰。國家赤子。弄兵於潢池。今將使臣安之邪。將勝之也。帝曰。選用良吏。固欲安之耳。遂復自請毋拘臣以文法。今國家以漳南多盜。擅君以刺史之權。予君以璽書之重。視漢宣之用龔遂。殆將過之。君將何以稱上意邪。亦曰。吾之有司。使良民爲盜。今君使盜爲良民。則漳南之治。當與渤海同。而國家得人。可以比隆於漢室矣。豈不休哉。雖然。余之言止盜。皆安養之事耳。未及教民也。民生有欲。不能無爭。爭、則易以亂。惟禮、可以已之。君以戴記起家。登進士。必能以禮讓教其民矣。余故可得而略也。

送趙紘吉擢守曲靖軍民府序

蜀人趙紘吉。連守三州。皆有惠政。君去州之民思之。入爲南郡尙書郎。校久。從君之後。知君有德長者也。

正德己巳君擢守曲靖軍民府。寮友嚴家孚輩。祖於江之滸。而需校贈之以言。校義不可辭。乃言曰。郡守、民之師帥也。曲靖地方數百里。紀綱之理亂。風俗之汙隆。咸繫於君之一身焉耳。政始於自治。則不嚴而肅。教始於躬行。則不令而從。是故其本莫先於正己守也者。承君之德而致之民者也。否則、上雖有愛民之心。下孰與被其澤哉。曲靖遠京師萬餘里。而吾君以其土地人民全付於君。以君能宣其德也。君身在外。乃心罔不在帝室。則吾君無南顧之憂矣。是故其職莫重於體君。郡之民、以守爲父母。曲靖之民、皆君之子。賴君以養其生者也。今之爲民父母者。苟利於己。而不顧其害之切。於民、求己之名。而不計其名之無其實。民奚賴焉。君能愛民如子。民將愛君如父母矣。是故其德莫切於愛民。曲靖一郡。合四州二縣之屬吏於茲士者、以百人。而君爲之長。君知其賢而勸之。人孰不勉於善。知其不肖而懲之。人孰不愧於惡。是使不肖爲賢也。君欲知其賢與不肖。則莫若進其人於庭而問之。退而試之以事。書其姓名於屏。朝夕訪之。而疏其下。則賢者、易知也。不肖者、易知也。而賞罰可行矣。是故其要莫急於知人。一郡之內。庶事皆責於君。人性之所宜。政體之所尚。可興之利。當除之害。守、一人、豈能盡知而盡行之邪。君其虛心以求之。使四境之內。皆欣欣然而來樂告我以善。則衆人之功。孰非君之功邪。是故其次莫大於好善。君之往也。行是五者。請毋緩其功。而急其效。毋有其始。而靡其終。時有毀譽。事有利害。毋徇其在人。而忽其在我。則於爲郡也何有。衆曰。如子之言。亦可以治天下矣乎。曰。今之郡、古之國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國治而後天下平。君今日以是道治郡。而有成功。異時由郡守高第。入爲公卿。則所以治天下者。亦

衆是道而措之焉耳衆皆曰諾遂書以爲贈

送吳得中僉憲浙江序

莆人吳得中守南京秋官尚書郎以清謹聞正德巳巳冬擢僉浙江按察司事校贈之言曰憲司正人者也己獨可以弗正矣乎自治之弗嚴人將怨而不服躬行之不至人將慢而弗治是故其本莫先於正己風憲之職激濁而揚清賢者弗進而進者匪賢人奚以勸不肖者弗退而退者匪不肖人奚以懲是故其要莫急於知人監司察守令者也郡弗治責諸守縣弗治責諸令若僕僕焉代守令而行其事則亦一守令耳是故其職莫貴於得大體己弗正則好惡弗公而取舍弗明不可以不知人不知人則無以委任而責成功雖欲務大體弗可得已三者相因其本則一耳君曰子之言至矣盡矣校曰未也君盡其在我者矣而毀譽之至於人利害之出於天有不可必則將如之何君曰請益校曰言有義有命焉義所可君則爲之義所不可君則勿爲其於毀也奚以怒其於譽也奚以喜禍福之在天也莫之致而至非人所能移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若見利而趨見害而避亦惑也已矣君曰敢不敬蚤夜以求服膺子之言因次其言以贈

敍錄

昔帝顓頊之苗裔曰皋陶在唐虞爲士師以功德錫土姓其國於六者周衰楚人滅之後罔有聞其以世功賜族者以官命氏曰理暨於利徵逃難殷墟爰始更爲李氏古謂理官曰大李之官黃帝理法曰李法

故因而稱焉。而後之人。訛云食李。而改自皋陶。顯於堯舜之世。禹讓德焉。其學以天爲主矣。後千有餘歲、而聃在周、爲柱下史。以知禮爲孔子師。厭衰世之多事也。則欲返撲還淳。以回造化。漢興而李氏著姓於隴西。後之數百歲、而唐神堯有天下。追論繫世。則遙祖皋陶。時以國姓賜其勳臣。而族類多混矣。李姓蕃衍於四方。代有顯者。世遠莫詳。我所自出。今故不敢紀諸遠。紀其近而可知者。曰宋編修府君、隴西之裔也。從高宗渡江而南。寓吳。爲始遷祖。搆望鄉樓於葑門。人稱磚橋李氏。所遺象笏手澤尚存。而譜帙闕有間矣。故老相傳又云。編修府君之子。仕宋。爲金紫光祿大夫。實惟莊渠始祖之大父。考之葑門、而無徵也。校故傳疑焉。而錄其可傳信者於譜。最曰莊渠一世祖茂實。其子譚。始以詩禮傳家。七世孫方。草牒譜牒。文獻始有徵。孝子則恕、信。昆弟節婦則始祖妣顧氏開先厥後。迪之妻戈氏。淮之妻鍾氏。麒之妻周氏。自祖宗積德且也二百年而始發於校。噫。其曷敢忘本哉。

莊渠李氏族屬譜序

孝弟也者、本其所以生也。爾身從何生也。曰。吾父母遺體也。父母從生。曰。吾祖宗傳體也。而忘之。則其心死。諸昆弟、伯叔父、何親也。曰同胞也。而忘之。則其手足不仁。然則子孫、非曰吾有之也。吾祖考散而成體也。是故昆弟之子。猶子也。一視同仁也。先王教民仁其九族。立愛自親。上本高祖。下逮於元孫。而旁及諸父昆弟。喪、則五服、以相戚也。祭、則紀之以小宗。五世親盡。而服窮矣。而宗易矣。而情何盡矣。由親同姓以往。懼其漸以疏遠也。則大合族、而統之以大宗。故親者、彌相親也。而疏者、雖百世猶相繼毋散。校之立統

宗譜以合大宗也。則始祖以爲主。代上下相承。無間也。其道曰尊尊。詳適而略庶。則又立族屬譜。以厚吾小宗也。而高祖爲之王矣。前後相附以互見也。其道曰親親。詳近而略遠。與統宗譜相錯。前表莊渠始遷祖世系錄。其自適而分著我自出也。迺起自我高祖彥行府君。而盡於吾之族昆弟。圖成而五服之屬四世之宗咸萃焉。油然生其孝愛之心。吾與族昆弟之子若孫。生則附生。則附。親屬雖始竭。而猶未忍相棄也。子孫續爲譜。則遷祖考親盡者。奠諸前。復自其高祖始。而改紀其親屬。尊尊親親。無窮也。修譜必也告於大宗。以統宗譜相質。校復采耳目所覩聞。談祖宗時故事。命曰世說。子孫而聞之。庶其音容若接矣乎。嗚呼。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也而弗念厥祖。弗哀其父母劬勞。自戕賊其心也。昆弟而路人。自痿痹其手足也。是豈人之性也哉。其無乃俗流失與。物欲迷與。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凡我族人。其毋忘本哉。

高墟王氏族譜敍

校大母王淑人。出自高墟。以賢德來與吾家。自信義至於高墟。數里而近。逮今歲時往來。猶之東西鄰也。高墟之氓。力耕而好酒。其始戶口阜殷。今耗焉。散矣。校童子時。識其處。宦游而歸。問其室廬。皆已易主。惟王氏故居獨存。然多以酒病暴死。校乃拊心歎曰。吾蘇固彈丸地也。而財賦士供。居天下少半。民竭力且不支。矧重之以酒禍邪。其毋諉曰大政使然矣。大母有姪孫每過余。輒醉。醉則大呼曰。若可爲我譜。以毋忘吾姑。校惟王氏。得姓遠矣。則未知姬姓之王與。嬀姓之王與。其居於吳。則未知晉東渡者與。宋南渡者與。文獻一無可徵。所可知者。我太祖再造華夏。乃洪武三年。智凱占籍爲民。越明年戶部家給一帖。紙敝

尙存後之人其有興乎文獻之可徵莫大於是矣古者治道各從其抵是故大司徒掌人民之版土地之圖我太祖令民版籍爲定其政默與古合大司徒夫家之法實寓教養其中智凱編戶時少未有室其父福三無恙年猶未艾也有司者舍父而以其子毋乃以教化爲迂邪校今考論世次定以福三爲王氏始祖且勸之以孝弟力田毋荒於酒申之以孝弟之義曰哀哀父母至尊至親祖宗何人吾父所自生昆弟何人吾父之所生族昆弟何人吾祖之所生吾弗敬所尊自絕吾本根吾弗愛所親骨肉塗之人一樹千百枝葉葉落歸根

題吳越錢氏世譜

會稽錢某氏吳越武肅王二十一世孫也視余以文僖公所修大宗譜因流光譜而增述之者也文僖而後則其子孫所續書然亦久廢莫之修矣武肅暴貴傳國且百年唐衰而建邦宋興而納土大有功德於生民異於夥涉之爲王沈沈者非神明之胄詎克爾邪流光譜撰次世本起於帝軒轅氏代相承也其道千古若今日事乃無復闕有閒者棐余所能知矣而某眞爲武肅苗裔於越人戶知之我太祖嘗錫其家以銀瓶書曰忠孝子孫今某寶藏惟謹天語褒嘉爲龍爲光逾於上世所受玉册矣某之父暉舉弘治己未進士以文行知名恆緘一篋固甚病革屬其妻曰吾子克肖乃授之勿輕也其後某長矣請於母欲觀之其母賢母也曰而謂篋中有物乎而父好施而不輕取餅常無粟籯詎有金此必上世典籍也某固請之發篋乃流光大宗二譜也今兩浙之錢咸祖武肅相與通族然莫能通譜者多矣某間余譜法余嘉其

孝行、乃告以大義、人本乎祖、其初一身也、分而千百其身、骨肉同也、古之人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聯其骨肉、使毋散也、夫譜、何爲也哉、所以尊祖敬宗、而大合族、油然生其孝友之心也、非以夸美於人也、非吾祖宗也、謂吾所自出也、徵而冒他人之顯者、是棄吾祖宗也、其不孝、上通於天矣、非吾祖宗之子孫也、謂他人顯、而強攀附他人、亦謂吾顯、推而附吾、是誣吾祖宗也、其不孝、亦上通於天矣、譜法無他、信以傳信、著以傳著、而疑以闕疑、其贋者乎、有削而無筆、

說

心說

天、大無外、心、大亦無外、此理元無限量、無窮極、天體、太虛包運、地形於內、地形有涯、天之氣無涯、然猶有滯也、氣之妙用爲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能弘是理、充塞流行、何有限量窮極、人本天生理氣形神、合下均付、恰如天之脫殼、包裹於外、心體太虛、宅於中央、形骸有間隔、氣常與天相通、心之神明不測、能弘此理、而與天同、天有元亨利貞、心有仁義禮智、天生萬物、人成其能、以贊化育、天運一日一周、氣形有滯也、心之妙用、卽天之神、是故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遠而六合之內外、思之皆在目前、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更無古今遠近內外之間、天體惟一、自古至今、上自羣聖、下至庶民、以及於吾、惟是一心、心如有二、乃是世上別有一天、更焉得有是理爲、人有這形氣、便生出形氣之私、自小了他、就軀殼上起意思、好名也、只爲有我、好勝也、只爲有我、窮、則欲富、富、則欲貴、貴、則欲康寧、康寧、

則欲壽。耳欲聽美聲。目欲視美色。口欲食美味。鼻欲嗅馨香。四肢欲便安佚。物欲牽連無窮。日用間一任氣質用事。氣質強。便常失之過。氣質弱。便常失之不及。知有一身。則更不知有一家。知有一家。則更不知有一國。知有一國。則更不知有天下。方寸間被那許多私欲重重間隔。如何能與天相似。且道宇宙是甚樣大。人只有數尺軀。其生不過百歲。所以能與宇宙同大者。以此心也。此心既被形氣私欲間隔。但將身形來放在宇宙間。與之比量。自是不勝其小。惟聖人爲能盡心。天地萬物。渾然同體。包括宇宙在方寸間。形體有滯。聽所不及。則合天下之聰以爲聰。視所不見。則合天下之明以爲明。軀殼上有欲。如飢渴之於飲食。男女之於室家。亦皆與民同之。雖有形氣。亦自間隔不得。無有限量。無有窮極。從古千聖以來。惟傳一心。以開來學。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依而立。水必有原。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且道世間萬事。何者不出於心。此是一箇大本總會處。此心既存有箇主宰。然後萬事可以次第而治。今欲作聖。豈外此心。心外無事。事外無理。惟是人欲蔽隔。天理不得流出。到那事上。必須常存此心。凡一事上必有一理。隨事精察其理。而力行之。一事上人欲既不得間。這一事上天理便得流行。積累之久。事事皆天理。從此廣大。胷中流出。夫子所謂一以貫之也。學者欲到此地位。亦須先用此一以貫之功夫。下學而上達也。俗學只見聖人事事恰好。不知聖人事事都從心上出來。只管覬著那迹去做。不曾見得大本頭緒既多。茫然無下手處。雖能隨事用功。只是外面略覩箇是裏面元不透徹。外面略制得住。裏面打疊不盡。內外判成兩截。雖有積累功夫。豈能貫通全體哉。其與禪學近似者。又謂但能常存此心。萬事自然皆正。更不隨事

用功。蓋因錯認心體虛空。萬事之來。逐旋照映出箇理。豈知人心塞淵渾只是理。所謂理者。非他。乃日用萬事所以當然之故也。今欲塊然以存此心。而萬事皆棄不講。則是專內而遺外。心迹之判也。久矣。大率理氣形神。雖本一體。然氣精於形。神精於氣。理形而上。雖氣之妙用。猶未離乎形而下也。老氏之謂虛。釋氏之謂空。蓋只窺測得那一氣孔神處。不曾見箇實理。老氏謂虛能生氣。前一截纔是大道自然。後一節只是糠粃。故欲清淨無爲。任萬物而自理。豈知大道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其欲無爲。亦只是見世人用盡智力。終有窮屈時。故全不役智力。但因其勢。雖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此只是占便宜。其與聖人順理而行者。作用自別也。神仙者流。亦略窺見一氣孔神。故欲鍊氣蛻形。逆天以祈不死。豈知逆理。則此心先亡。縱使靈氣能延數百載。何以異草木鳥獸之永年者哉。釋氏妄謂天地閒萬物生滅。只是一箇大輪迴。惟有虛空本體不壞。世人心迷。貪著外物。念念相續。不能脫離死生。故欲直指人心。頓悟眞如本性。一空一切空。名爲出世閒法。豈知大化衰衰。其出無窮。譬如煙出突中。上面一番未盡。下面一番又生。元無輪迴相受。心體雖虛。中涵萬理。卻是眞實無妄。惟有人慾。本空。今乃一切指以爲妄。便欲善惡都莫思量。至於滅三綱五常。而不顧。遂爲天地閒一大罪人。只因聖學不傳。世之學者。此心終日向外。支離而無成。有能鞭辟近裏。用功者。又因不知主敬之道。硬去把捉此心。奈何不下。釋氏卻謂吾心本無事。可以不操而存。其法至爲捷徑。謂云可直造聖人。釋氏最下者。亦有羈制其心之法。故好高欲速之士。多陷溺焉。噫。大道既分散。爲天下裂。後之學者。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全體。時得一察。以自好。其弊可勝歎哉。

性說

天命有元亨、利貞、故人性有仁、義、禮、智、人性有仁、義、禮、智、故人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純粹至善、本來如是、其有不善、夕從何來、人有此心、便具此性、盛貯該載、敷施發用、都是當人氣質所爲、乃其良知良能也、性即太極、氣質出於陰陽五行、合下稟得、便有清濁厚薄不齊處、氣濁則遮蔽不通、質薄則承載不起、血肉之軀、物欲易致陷溺壞了那良知良能、故性雖本善、而不能免於氣質物欲之不善、此性元是降衷秉彝、人因氣稟物欲有不善處、終亦不能滅其性之善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人性本來潔潔淨淨、不可添一物、纔被氣稟物欲夾雜、便生出惡、善本固有、惡乃性中元無、逐旋添上、本體被他汙穢、是有了多少聲臭、然惡亦非從外生、只是反著這善、便做成惡、本體不得自如、善固常在、若能翻轉那惡、依舊是善、惡都成空、因其本無、故也、心如太虛、除卻許多氣稟物欲、剝落消殞、賸存本性、便是一箇好光朗空闊底世界、所謂人貌而天也、古之聖人、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只是私欲淨盡耳、然亦未必盡是天生、都從下學做起、故中庸自衣錦尚絅功夫、直說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孟子道性善、而夫子曰性相近、伊川云、性即是理、而明道謂性即氣、氣即性、後學疑而不決、遂費多少言語分疏、主孟子者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孟子言天地之性、性之本然也、夫子蓋言氣質之性耳、主孔子者曰、天地生人、此理已自落在氣質、夫子論性、實兼理與氣質而言、孟子是就氣質中挑出此理來說耳、夫孟子道性善、正出於夫子易大傳繼善成性之言、古聖賢論性、皆是直指當人氣質內各具此理、而命名不雜那氣質來說、亦何嘗縣空說

向天地上去。性形而上者也。氣質形而下者也。若兼理與氣質。袞說作性。則無形而上下之分矣。蓋性之字義有二。其一性與情對。其義爲定名。其一性與習對。其義爲虛位。性從生從心。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爲情。故性情皆從心。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湯誥、易大傳、中庸、告子篇言之詳矣。性字從生。人之氣稟出於天生。故借生字爲義。亦名氣稟曰性。而常與習並言。習則成於人爲者也。此於六書自屬假借。亦猶姓、本姓氏之姓。因取生義。借而爲子姓之姓也。伊川謂。習與性成。論語。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古語。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凡此皆是假借。言性字義本虛。故可包得善惡在內。伊川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中庸論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亦與篇內性字不同。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自是後人執著。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故其言不見於論語。但見性相近也一言。便謂正是夫子言性處。然則荀子道性惡。與孟子都只說得一邊。揚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其說皆不悖於聖人矣。豈其然乎。伊川見荀、揚、韓錯認氣質作性。故纔說破性卽理也。明道是指氣質內有此性。元不相離耳。孟子道性善。不曾說破氣稟有惡。後人更信不及。故明道又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亦非謂論性當兼氣質言也。古今論性。莫精於孟子。其言曰。今人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極惡之人。其性幾若滅息。而至此不覺自然發見。則其本善可知。此易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小而辨於物。惡習雖深。善念但有些子發見。便自精彩不同。若能湊合零星。漸成片段。只此這些子。便是做堯舜底基本也。只因迷而不求。依舊又被氣稟物

欲汨沒。譬如自家有箇大寶藏。埋沒瓦礫中。零零星星。時或透露。得人指示。又不肯去尋求。只管問人借寶來看。豈不可哀也哉。

理氣說

太虛、氣也。大塊、氣之質也。氣聚成質。人物盈其間矣。孰綱維是。一理以主之。理非別是一物。在氣爲主。只就氣上該得如此的。便是理之發用。而其所以該得如此。則理之本體然也。理本該得如此。然卻無爲。不能自如此。氣是箇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凡理之能如此處。皆氣所爲也。氣滯於有。而運復不齊。便有差忒。不能盡如此處。但他原能如此。不害其有所以該得如此底。在上、亦未有久而不復其常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卽理也。氣、能具是理。故謂之器。理、一而已。隨氣所具。各各不同。當下俱有一箇所以該得如此。其不同處。正是同處。此理所以能爲氣之主。大氣之始。混沌未分。只是渾淪一箇該得如此。及至開闢。氣分爲陰陽。則理、亦有健順五常之別。缺一、則不可以爲造化。二五錯綜、變化萬殊。總是一箇該得如此。而分不同。在這裏便該得如此。在那裏便該得如彼。做出千萬箇該得如此底出來。其實、只是一箇該得如此。故能隨在俱足。到處圓成。充塞流行。更無空闕。所當然、字說不盡。故更著所以然也。氣、精英、不能無查滓。精英則虛而靈。能妙乎異。查滓則塞而不能。但理在查滓、則亦隨其所能。有箇當然處。天渾是一團精英之氣包運乎外。而地形、查滓摻在中間。故天德便健。地只是順。天地氣化。衰來衰去。生了一番人物。又生一番人物。性、從何而來。卽天地所賦之理。各就他分上、有箇所以該得如此。人

得氣之精英。心含二五之秀。健順五常之德。與天地同。亦惟聖人全稟精英。能盡其性。其次精英中帶了些查滓。以多寡爲智愚賢不肖之等差。惟其性無不同。故皆可以變化。物乃氣之查滓所成。窒塞而蠢。其性不復能與人同。但隨形氣所能具箇該得如此。是故飛者得此理。則爲飛之性。走者得此理。則爲走之性。潛者得此理。則爲潛之性。蠢動自蠕植物何知。亦各自爲榮瘁。不相假借陵奪而能。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乃其塞處有一路子開便具得來與人性相近。龜鱗龍鳳四靈。天地閒氣所出。終以查滓限其精英。故終不如人性之貴也。人身小天地。但觀吾身。便可見萬物。這一團氣。其查滓結成軀殼。包裹於外。耳目鼻口手足各有所能。而不相通。心都中央。精英之會。無所不能。故能妙是理。乘體不得而與焉。然亦各隨其所能。有箇當然之則。而同出於吾心。手足皆蠢。耳目雖稍靈。然豈能如心之神明也哉。觀此。則人物之性。固可默識矣。心本屬火。與肺肝脾腎分屬五行。然五常之德。實具於心。而諸臟不與。以其形氣偏塞也。然亦各具得些意思。肝發生仁也。肺肅清義也。腎藏蓄知也。脾任養信也。亦猶五常之在天地。各因五行生物之氣而名。非就形質上說。然質具於地者也。亦各具得些意思。天地有混沌開闢。人物亦有混沌開闢。人之大始。氣渾渾未分。其理惟一。形生之後。氣散爲百體。而心虛中。二五之氣咸備。有物有則。其理總會於心。渾然之內。脈絡貫通。當其未發。則亦沖漠無朕。蓋此衆理。即一理之所爲。故能無所不包。日用應萬事。都從心上這一箇理流將出來。遇父便成孝。遇君便成忠。觸處都是。雖各有箇父路子相通。其實只是一箇理。夫子所謂一以貫之也。烏弗可以爲鳳獸。弗可以爲麟。其類異也。聖人與我同類耳。目口。

鼻、手、足、皆同。其心豈容獨異。心既同。則其性亦同。豈有不可至之理。故學而不求至於聖人者。皆自暴自棄者也。

觀海說

余與客觀海。問同游者。所得夫何如。曰。胷次蕩然、闊矣。子盍言爾所得。曰。余慕夫江漢以濯之。欲洗心而未能也。又何得焉。雖然。請廣子之意。君子觀於江河。而知百流之小也。入海而得大觀焉。睨而望江河。縈若帶矣。其遠難極。孰窮其外。其深難測。孰闕其下。吾將以爲有涯。則不見其涯。然則無涯邪。心之大也。無中、無邊。混天地以爲體。囿於耳目。則藐乎其小。不自知其大矣。今吾立於海濱。望洋、則茫若。勢若與天俱浮。一色蒼蒼。上下無方。又曷有極邪。登彼岸而望之。亦且若是。自古足迹所不能及。則信目以爲固然。又安知夫處下而觀上。不猶是邪。達人之觀。以神會也。而遺其形。彼耳目又安能拘之邪。海於天地之間。其爲物、大矣。然誠自夫天地之全體觀之。則廢然而忘其大也。物之隱見於海。巨細萬類。人以其形。與海絜小大。乃曾不能比其巨類之一。而又何以哆然爲哉。言山之高者。自地而觀之耳。天之高。高山頹然其下矣。雖衆萬山。吾猶見其卑也。今夫心、其大不踰徑寸。而周天之體。六合之內外。卷之不盈分焉。人緣軀殼以自私。七尺之形。至與蠢蠢萬物者齊。又安能參諸天地邪。斯可大哀也已。

贈寬字德裕說

某邑某名。其子曰寬。請於邑茂才某。乞余命之字。余告之曰。惟大、然後能寬。大則包物。小則爲物所包矣。

人知天之寬也。萬物覆焉。而不知天之所以寬者、大故耳。乾一、而大包乎地之外。凡物無不囿其中。人心之神。其大如天。故能包萬物之理也。某曰。大哉、言乎。某未之前聞也。敢問其次。曰。惟虛、然後能寬。虛、則容物。小、則爲物所容矣。人知地之大也。萬物載焉。而不知地之所以寬者、虛故耳。坤二、而虛容乎天之氣。凡物無不蓄其中。人心之體。其虛如地。故能容萬物之理也。某曰。至哉、言乎。某今而後聞之。敢問其次。曰。公、則大。私、則小。寬也、能無私其身、以公其心。則所謂大者。可漸學而能矣。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寬也、能無誘於外、而中有主焉。則所謂虛者、可漸學而能矣。盍字之以德裕乎。裕者、寬而有久義。荀子。眞積力久。乃入裕之謂也。某曰。善哉、言也。蔑以加矣。雖有他說。弗敢復請矣。遂書以贈寬。

鄭堉若曾字說

鄭堉若曾、厥字伯魯。孔子道之宗也。其徒三千。傳道者、顏曾氏而止耳。顏也、如愚。曾也、以魯。而聰明材藝者。弗與焉。豈非用心於內邪。天地氣化。渾厚、則開文明。澆薄、則開巧僞。君子之學。涵養本原。凝定深厚。然後能開天聰明。支離以求之。弊弊焉。役聰明以徇外。是自鑿破混沌也。余嘗觀物而有感矣。方草木之句萌。鬱然有寒意。久、則華盛而實繁。漏泄太早。未有不先萎者也。哨然歎曰。人之學。何以異於是哉。篤實者、光輝。浮躁者、淺露。若曾其默識之。棄爾小慧。毋分爾志。勿內不足而急人知。悉斷外誘。葆爾眞純。則曾之魯。乃可幾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廣寒殿記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華國章）